



兵考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魏武為相國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士之

文亦增置中營於是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之是

時有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

黃初中復今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

將軍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

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又有車下虎士

已引出唯車下丹陽青巾

及健兒武射之名調度亦無法

大率強者為兵羸者補戶

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廷補其處

見法

甘寧傳武

大率強者為兵羸者補戶

至有二百餘家

見法

平刀槍五十號曰青巾兵屢捷

甘寧傳從攻合

肥夜定軍旅皆

陳武傳武子表領新定都尉初

晉書卷之三十九 地理志 其後又以五子分將而吳遂亡

其後又以五子分將而吳遂亡

晉文帝置二衛中衛三部司馬前驅田以中領之軍領之

武帝以伐吳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皆

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

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之祜罷改此

帝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

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

當罷戡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

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實屬者

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宜

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俱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

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

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乃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

愈重矣

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吳大

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多取奴兵

自用刁協護後皆以奴為兵王道子發諸郡奴號曰紫屬度翼發

六州奴此伐是也

漢主劉聰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

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千餘萬萬戶置一內支單于左右騎各三六

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

楚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二四丁取二合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一 鄴城舊兵滿五十萬與船萬艘自河運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  
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與屯田括  
民馬得四萬餘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又制征士五人出軍一乘  
一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車須猶不  
能給死者相望

一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二十以下  
一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二萬餘騎

一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舉伐魏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  
三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  
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江南  
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

一 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  
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之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惡其大故分揚

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  
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

一 齊高祖受禪自秦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  
上表請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自輸遣若親近宜以隨身者聽限  
人數上從之武帝末年魏孝文欲遷都洛陽聲言南伐詔發揚徐州  
民一廣設召募以備之

一 後魏明元帝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詔諸州六十戶  
出戎馬一疋大閱于東都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眾三萬陽  
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其後又詔天下六  
二十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六部人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疋

一 大武真若十一年遣師南伐圍盱眙詔遺賊質書曰吾今所遣關兵盡  
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破常山  
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殺之無所不利

孝文帝定都洛陽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其後詔軍士自代耒耨者皆以為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宣武時源懷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從之

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為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膏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媢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徵解金鐵之工少開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黜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貨亦有限皆收其實給給其虛粟亦無力

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二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日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群起遂逼舊都祀山陵如澄所慮

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牟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厮養宦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率族類各居榮顯願贍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無北顧之憂矣崇為之聞奏事寢不報

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威簡親賢擁麾作鎮配

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邊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  
所慕為之太和中國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  
仍防邊成自非得罪言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侯白  
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  
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  
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官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  
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  
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損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爾瓌皆  
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  
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  
高闕代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  
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鎮平而在遲隻輪不返臣崇  
與臣逸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

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重書奏不省  
孝明神龜二年征西將軍張彛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  
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立榜克期集會第其家二月羽林虎  
賁近千人直造其第焚殺彛父子遠近震駭胡太后收羽林虎賁凶  
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時給使至洛歸而  
散家財以結客曰始齊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懸其亂而不問為政  
此事可知矣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為當時不能伸張義之究酷戮羽林之  
驕橫可以見其政之不一編然愚者致之在彼氏起自雲朔據有  
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為國也羽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  
則禁衛之兵在在皆兵也北朝之亂皆由宿衛之兵六鎮將卒  
者若此皆以高歡之亂為始日者文定皇帝必欲以夏變夷遂至  
矯枉過正崇文部試一類兵卒多然如之言同其謀遂任浸輕

齊美而魏之衰也晉廢於此而唐興於彼之言可見當時  
為國遠慮者正當出而救之况彼微小由之之士以救其偏而  
無不賢不混雜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猶以獲羽林虎賁使不  
得一甲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討絕細雖美然莫父子謀之不  
無國有以取死也

北齊軍制別為內軍領之三百外步兵萬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  
充兵六十免役頗近古意

神武王將出兵拒魏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  
弼曰諸勳首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  
被稍夾道羅列命弼言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  
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然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  
鏑百死一生雖或貪身卸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

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古其語鮮卑則  
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温飽汝何為  
陵之其語華人刊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為汝擊  
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

周太祖輔西魏時曰蘇綽言始擬周典置大軍藉六等之民擇魁健  
材力之士以為之首盡編組調而制之以禁暴教之台為百府每府  
一郡將主之分為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  
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軍領一軍大將軍以統焉柱國  
六員眾不滿五百人

周帝時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

武帝既崩後公護始無政初四

府太祖既崩受晉公讓處分凡所徵發非護自不行護第屯兵侍衛  
感於宮闈帝既崩後公護始無政初四

則為七

兵之舊而加潤色其一二衛曰

衛曰武衛口

兵之舊而加潤色其一二衛曰武衛曰

之兵有

衛曰武衛口

有將軍

後

兵之六略也

文帝開皇八年以少陳置淮南省於壽春以晉王暕為尚書令太子

月出帥凡總管卒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

九年平陳詔曰今率土大同舍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巨

民溲身浴德家家自將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

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出路無

夷群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田賦悉皆除毀頒告天下

悉此意

十年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

地罕包桑朕甚憫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電

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煬帝大業八年敕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凡一百

一十三萬二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

大將正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卒八十隊分為

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鎗百總提旗旛石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

詔慰撫不設大將節制其輜重糧食等亦為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

進止立營皆有法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威為右領大都督領兵三軍太宗

為右領大都督領兵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

起義以相為與隆都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

兩將軍府之折關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洛陽平道醴泉道同

六

州道州華州道軍州道岐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  
置府時以天下未定將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三年更以萬年道為  
參旗軍長安道為殿旗軍平道為文軍驪山道為并鉞軍白州  
為初軍寧州道為新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涇州  
道為招搖軍西道為死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  
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重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  
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君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  
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口勸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年重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  
有一皆以諫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  
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  
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

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鋪鏤裝確篋  
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鏹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  
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觶氈帽氈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  
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  
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  
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為步兵武騎排槍手步射每歲季冬折  
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  
步隊十騎隊一皆卷胡氈度刃旗散立以俟二千吹大角一通諸校  
皆斂人騎為隊二通偃旗消解幡三通植舉左右擊鼓四次校之人  
合譟而進右校擊征鼓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右校擊征鼓少却  
右校進逐至左校左校擊征鼓少却右校進逐至右校右校擊征鼓少却  
遠大角復鳴一通皆卷胡氈度刃旗散立以俟二千吹大角一通  
左右校皆引弓是日也因縱推名入兵以其擊於衛也左右衛皆領

六十府諸衛總五十一至四十一其餘以諫東宮六丞凡發府兵皆下符  
 契州刺史與折衝勅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  
 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若干其直市之兵死子錢二萬五千  
 刺史折衝果毅歲闕不在戰事者需之以其錢三百不定則一府共  
 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  
 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五百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  
 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五百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  
 上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論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  
 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游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  
 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  
 少安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  
 第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府兵圖

上府百人

折衝都尉

右果毅都尉

長史一人

府中府百人

折衝都尉

右果毅都尉

兵曹一人

下府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別將一人

坊百人

坊正一人

坊林軍

龍武軍

團百人

團正一人

團武軍

英武軍

共隊百人

隊正一人

隊武軍

英武軍

火百人

火長一人

火武軍

神威軍

章氏曰唐書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稱而關  
 內二府六十一皆以特選諸將為之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  
 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謂以為大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  
 五百杜牧原十六條贄謂置府五百七十  
 有四其數不同府之在關中者贄以為國本置都府亦此意  
 左若舊唐書領六十府贄謂置府五百七十

府而折衝亦謂焉太王... 漢之... 都尉並  
選... 乃... 任... 官... 之... 後... 與... 外... 官  
同... 都尉不... 是... 外... 官... 表... 之... 郡... 守... 之... 役... 與... 唐  
異... 而... 領... 兵... 則... 大... 興... 都... 尉... 刺... 史... 與... 折... 衝... 同... 矣... 唐... 以... 遠... 近... 分... 番  
皆... 以... 三... 月... 悉... 太... 歲... 更... 代... 為... 番... 又... 唐... 每... 二... 千... 里... 外... 者  
亦... 不... 免... 此... 法... 所... 以... 未... 也

玄宗先天元年詔曰... 每六歲一簡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  
衛士稍稍亡匿至是... 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

宿衛... 一... 年... 取... 京... 北... 諸... 軍... 兵... 及... 一... 百... 五... 以... 潞... 州... 長... 從... 兵... 共...  
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 更號曰曠騎又詔諸州府馬關官私共備之... 難致乃給以監  
牧馬然自是諸府事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成不得遷士人皆耻為  
之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曠  
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  
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號汝鄭懷汴六州各六伯內  
弓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下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  
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役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  
一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又  
小羽林軍飛騎亦習弩九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  
中單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  
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為及第諸軍皆近營為朔士有便習

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役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鎬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祿山既反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斬逆胡之首上悅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又出內府錢市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常清武卒以拒賊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賊以鐵騎蹂之

官軍大敗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道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洙河鎮守使以圖監者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鬱三京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是時之山東成卒多齋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書則苦役夜葬地碎利其死而後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成卒還者十無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社兵謂之曠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兵不主善又無宗族不自重情志變徇利權自生至今為擄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

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憂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安平河中寧身無難之

三年上復思必以復府兵為難對曰今然徵關東卒或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十萬計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荒雖不意就使有錢亦無與可乘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遂減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戎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之何為不用對曰此頃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又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黑緡桑為練纜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詔冶鑄農器粟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戎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撫時價五分增一官為乘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人荒所收必厚戎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

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則時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戎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戎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以願來者本賞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撫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願食不過數畝則戎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邊境中之疲弊為富疆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為對曰臣未敢言之依是未有然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益疑固詰夫食粟南與共圖守者必以善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遂亦屯田之議不行意不謂言既而戎卒應募願耕屯田者有五六

憲宗元和中供其穀者皆蜀新東官穀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

道戶百四十四萬五千五百元四之一兵食之資者八十三萬加天  
寶三之一通以二古養一兵京西北地河以屯兵無上供至長慶  
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卒九萬墜三九萬一六

穆宗初即位兩河路定宰相蕭德裕文書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  
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  
不以國事為意遂可美養軍之政若若者衆皆無出邊境及朱克融  
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未嘗謀諸道兵討之諸道既少皆臨時  
召募烏合之衆又請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  
將不得專號令戰事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幼不勝則迫脅主將以  
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  
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  
遠戰中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  
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人之衆裴度元臣宿老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持

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皆殖社元頽  
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  
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致堂胡氏曰兵不可好好立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  
惡兵者必有授之以柄之禍三代養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

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  
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及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

用內外重輕之勢如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  
民其用也舉萬民皆靡服於天子大夫豈有兵少兵多之

患哉唐自漢魏變革府衛日以廢矣夫豈意其言欲修德而不思  
也憲宗中興武備論舊制而為之改不為遠圖至蕭俛等

文島纂錄書之其名而不知節度之遺制計以死期一百人之  
中豈能入一而已夫豈意其言欲修德而不思也

在耳夫兵之於國之大事也軍之於國之要務也請觀漢唐之盛衰則以  
憲三

唐方鎮節度使之制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  
大曰軍小曰守使三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  
之制其軍城鎮守使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  
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  
永徽後都督帶使節者始謂之節度使唐猶未改名官景雲二年  
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歷乎開元朔方隴右  
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德宗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  
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  
祿山子應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  
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  
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

發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一或父死了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  
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願力不能制則  
忍耶含垢因而撫之號為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  
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  
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之解之策皆聽命始時為朝廷患  
者號河朔三鎮及其在秦全忠以軍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  
李茂貞韓建逐使法華等一甚怒兵已至關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  
悔過而後云及肅宗用崔胤召梁元以誅宦官初天子每遣梁兵圍  
之逾年嘗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天子者向以謂三鎮是亂始禍而  
已其它之鎮南則吳淞荆揚閩廣世則皆蜀也則其言三鎮盜挾其  
中自國

唐所謂天子者皆南上問於也為術皆精兵是也此等者禁軍也  
初高祖以秦兵起於西定天下

高祖以潁水白澤等民乘勝曰子孫之難也遂置軍後老不任事以  
其子弟代請之父子軍及美觀而太公孫等皆置軍人為二番於北  
門長上曰百騎以從曰獵又置一衛七人選壯力壯壯者以一營番  
上十二人選壯力者充營於右一門領以請將軍發飛騎其法取  
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之馬四疋上卷馬五匹米五斛行  
二十步者獲糧百石者為百騎十五色龍東六開馬鹿鹿為游  
幸朔衛真宗畫欄二年始取府且越將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  
則執仗以衛階陛二年則之馳射馬力技武自後百騎曰千騎唐宗  
又改千騎曰萬騎平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  
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右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  
實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  
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侵  
範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上不滿百及

即位稍復調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  
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  
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十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  
前射生分左右兩總總曰左右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五百  
人徵巡李揆曰漢以南軍相輔以同勃以此軍安劉氏朝廷置南  
北衙文武區別以禁軍為本用羽林代金一日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蕭伯玉為神策軍使使鎮陝州中使為  
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喉舌哥舒翰破吐蕃時西北之磨環川即其  
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焉其軍及安祿山反伯玉以行三將兵千人  
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州邊上隱憂神策之地論長即詔伯玉  
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鎮陝州伯玉又皆鎮陝  
其後伯玉罷以英又兼神策軍使伯玉又入為神策軍使遂統於觀軍  
容使代宗即位以神策軍入禁中神策軍賜名實應功臣故射生軍

又號寶曆軍德宗元年八月宗建之嘗幸於神策軍使恩奉不使與神策軍  
迎扈悉一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賊恩奉改軍號禁中自將  
之然尚主與北軍處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定朝恩又以神策軍屯  
苑中自是靈威分為左右兩營每北軍右邊為天子禁軍非它軍比  
朝恩乃以魏寧軍宣慰使知神策軍兵馬大曆四年請以京  
兆之好時風翔之麟游普潤官獄神策軍明年後以興平武功扶風  
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過又用愛將劉潼為神策軍使主不法遂置  
北軍獄慕坊市不逞誣捕大盜強產為母吳至有選與旅寓而挾厚賞  
多橫死者朝恩得罪以希遲為神策軍使是歲希遲復得罪以朝  
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  
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  
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聞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  
使寬補峻切郭子儀之婿端王傳吳仲孺殖貨累巨萬以國家有急

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  
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  
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  
以市人補之各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敢伏不出帝遂出  
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  
夫百蓋以大制小一也專君卑三三弱支之道今外有不廷  
之虜內有極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則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  
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鼠持大志能為敵願少留意  
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謀殺神策軍使李景與其軍之  
它將皆自飛狐道而兵是年遂為神策行營節度也澤北軍遂振貞  
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兩營為左右兩軍特置監司當左右神策軍以  
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又改禁中射生左右兩軍曰殿前左右射  
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大軍將士府縣以事辨治

先奏乃移軍勿輒遠徙京師... 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尋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  
生軍曰左右神策軍置監去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  
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侍諸道大將軍有功者自肅宗以後  
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號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  
神威最盛錄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  
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  
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怨死罪中書御史府兵  
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  
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  
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為之斂屈十年京  
兆尹揚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官軍  
長十二年以監甸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官

少場為左神軍護軍中尉監甸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  
省事霍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  
監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  
希望為左神威軍中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  
官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文詔左右神策軍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  
時邊兵衣饑多乏賂而代卒屯防藥若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說  
辭請遙隸神策軍重賜遂贏者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  
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  
史巡囚後以巡軍七營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彥遠不知近事遂  
入右神策軍為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  
欲取神策軍兵用其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軍東西諸軍行營兵  
馬節度使以奉官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  
神威軍合為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歸禁衛左右神策

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及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一軍奉戎自  
為左右神策軍一軍一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左右  
神策諸都將後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  
臣跋扈天子孤弱遂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副軍王允為  
京西招討使神策軍都指揮使李勣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與平巴  
而兵自潰遂遷昭宗為新皇帝東中尉西門重遂率周謹乃引  
去乾寧元年之行幸建及茂貞之兵犯關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  
李勣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  
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瓘景宣及繼晟與行實  
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  
衛樓下茂貞將閻主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處蹕  
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崩薛王知柔入長安  
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

益置安聖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  
丕將之二年茂貞再犯關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  
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為控鶴林馬官隸飛龍  
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  
李筠帝恐為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  
稍置之以六十人為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  
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曰夫全忠貞入許宦官官官覺  
劫天子幸鳳翔全忠貞之歲天子乃欲中尉韓全誨張弘彦等二  
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季述等皆誅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  
矣諸司悉歸心書省郎中為軍兵皆歸一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  
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翊林其各將而已是置司以宰相領  
及全忠歸留兵騎萬人屯於兩軍以子文倫為三軍宿衛都指揮  
使禁衛皆汴李崔胤乃為一軍各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

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每軍兵二百五十人騎將官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軍令一軍諸將司使京兆尹兼元帥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爲一軍元帥相兼權州左三軍獨孤槍判右三軍向所募之番兵志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儀衛十數人內國小兒五百八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唐宗遇弒唐乃亡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日餘之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日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強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

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安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強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寸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二

鄱陽馬端臨山與著

兵政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核隊斬士卒先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棄山舍為盜大為州縣之患至是詔赦其罪自今文面亦聽還鄉里盜賊行乞人

吳氏能政悉漫錄曰五代史劉守光傳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悉其面文曰定霸都之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五得二一善人焚蘇明允兵制篇曰也田府其利既不足也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至於五代無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點面淫手自

後遂以為法估之不得與齊民齒然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乃云從兒文而目退太祖始梁燕皆同時則文面不待於仁茶也

致堂胡氏曰伊平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淫為劓則椽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五虐之正也也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而劓者人之天是也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加其無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為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隨駕收後汴州并扈從到洛京南郊立仗都將官員自檢校司空已下宜並賜協謀定亂匡國功臣自檢校僕射尚書常侍至大夫中丞宜並賜忠勇拱衛功臣其初帶憲衛並賜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節級長行軍將並賜扈從功臣

唐宗平內難賜衛士葛福順等為唐七功臣不過十數人德宗時奉天賜從軍駕立功臣將校為奉天定難功臣及僖宗昭宗頻年及功臣差多至是編及我卒非賞典也

洛王之初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至關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及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帝怒三司使王及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又據皇太后及儲者預借五月歲直有司百方斂民財謹行不遺一物及至關關者至自經赴井而軍一遊市皆不獲也市人來訴之是歲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后如聖服等物皆出之緡及二三月帝患之本專美曰臣等思自長興之季賞資雖行卒以自斃及陵及出師帑藏遂隔年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也陛下下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賞資亦在於紀綱陛下苟不登還軍之職臣恐後國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力盡於此矣宜還帑以給之而必踐之言乎帝以為然壬午帝幸鳳

翔歸合者自... 二十緡其在... 立生鐵以... 晉初置鄉... 但令七戶... 聚山林為... 州縣長吏... 周太祖顯... 殿讓之曰... 貢獻贍軍... 主之勤儉... 安乎皆惶... 世宗即位... 求姑息不... 可用每遇... 其弊謂侍... 浚民之膏... 軍精銳者... 詔募天下... 步諸軍各... 捷選練之... 宋太祖皇... 為上軍老... 廢支休者... 隸剽圓稟... 止齋陳氏... 年十月詔... 詔諸路州... 就粮禁軍... 通計十分... 立一分

二十緡其在... 立生鐵以... 晉初置鄉... 但令七戶... 聚山林為... 州縣長吏... 周太祖顯... 殿讓之曰... 貢獻贍軍... 主之勤儉... 安乎皆惶... 世宗即位... 求姑息不... 可用每遇... 其弊謂侍... 浚民之膏... 軍精銳者... 詔募天下... 步諸軍各... 捷選練之... 宋太祖皇... 為上軍老... 廢支休者... 隸剽圓稟... 止齋陳氏... 年十月詔... 詔諸路州... 就粮禁軍... 通計十分... 立一分

周太祖顯... 殿讓之曰... 貢獻贍軍... 主之勤儉... 安乎皆惶... 世宗即位... 求姑息不... 可用每遇... 其弊謂侍... 浚民之膏... 軍精銳者... 詔募天下... 步諸軍各... 捷選練之... 宋太祖皇... 為上軍老... 廢支休者... 隸剽圓稟... 止齋陳氏... 年十月詔... 詔諸路州... 就粮禁軍... 通計十分... 立一分

宋太祖皇... 為上軍老... 廢支休者... 隸剽圓稟... 止齋陳氏... 年十月詔... 詔諸路州... 就粮禁軍... 通計十分... 立一分

為上軍老... 廢支休者... 隸剽圓稟... 止齋陳氏... 年十月詔... 詔諸路州... 就粮禁軍... 通計十分... 立一分

止齋陳氏... 年十月詔... 詔諸路州... 就粮禁軍... 通計十分... 立一分

為額剩圓立額自此始自宣和之難養兵益衆戰功之賞例加  
官資於是退兵重為天下費蓋棟汰起於紹興七年卒置添差  
官以處之自諸司及州軍各有圓參定為節鎮一百三十圓次  
州軍六十五員極邊節鎮二十六圓次州軍十八圓待闕圓數  
亦準此乾道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勅而州縣之力困於養退兵矣

八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  
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挺為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  
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京諸司庫務皆有役兵其執技者即不設等樣自是  
師旅皆精銳禁衛之籍無關矣

止齋陳氏曰世多言國家養兵之費自藝祖時增置禁軍始攷  
之則不然按祥符天聖編勅諸部郡自騎射至窄城凡名額二  
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則天下無禁兵也所謂禁兵者皆三  
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

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

四處禁軍是已

咸平四年始升陝西諸州選中保捷慶曆元年秋河北數閭本城為禁軍是為就糧

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之類於是列

郡稍置禁軍嘉祐中詔東南帥司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揮既

云多矣然亦無過九大郡無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

亦不足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

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也教閱之兵因別為額而隸之將下

則今兩浙福建廣節之類是也始排立立就禁軍

之下元豐兵令悉以雄師之類并同禁軍由是禁軍悉遍天下

此不可不辨

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兵防秋征行大則營自往小則列校董

之禁衛雖或而皆非精練者得以守土教換河六兵最強

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虞頗難新軍信固征討不息師人疲

苦多亡命者深祖惠之乃令諸軍奉籍而為字以識軍統諸今導  
其制五代以來境處兵少然習用為常亦有近落之地更迭戍守  
者然方遠列統勢位差損同顯德後趙淮甸有東南之漕京師倉  
廩稍豐得以為兵為強幹之術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內  
懲累弱藩鎮生息盡收兵於京師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于官  
帑度充得以給而備時使其邊外藩鎮須兵屯守者自京  
而遣故有二百之駐之名其小者諸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糧兵馬  
許挈家屬以往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駐代還耶後舊所舊制除軍  
衛外諸州兵止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末稍增其美名國朝初  
平偽國合併所得兵別為軍額其願歸農者解其籍或給以土田  
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有餘則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  
數而無常焉凡召募兵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遣吏  
部送闕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便坐隸諸軍淳化二年

景德三年又詔有材勇者許隸本軍其自下軍而升入上軍者自

上軍而入諸班直者皆臨軒親閱  
諸班直新召募者非材勇選經

祥符五年詔陳閱諸軍有方壯而  
每上軍遣或皆本司整比軍頭

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  
陳放精銳升補之

或還軍或老者凡大祀有  
至各有特支

有薪水錢其役兵  
或季給錢

川廣滿補卒或給時  
凡出外

開寶口在祀高郵  
以御馬育

五千而川班  
如例

朕所與即為  
新安

提軍都校皆  
後

時內臣有  
以英武定中原

不久何也對曰莊宗時田穰惟務姑息將士每乘輿出近郊禁  
兵衛卒必羣為首告曰兒郎軍中望與振一遊之即隨所欲以  
給之如此若一夫於禁戰因而北亂蓋威令不行賞罰無節矣上  
撫髀歎曰二十年夫河成而得天下不能用法約束此輩縱其  
無厭之求以茲肆命禁者已廢今我無事士卒固不吝惜爵賞但  
犯吾法無所貸耳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日能舞劍凌雲繞身弄技妙捷如神每  
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酒酣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  
技霜鋒雪鏑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觀者  
神聳

至道初帝因問侍臣河渠轉漕以給軍食之事語及屯兵利害參  
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故實上封奏曰國家應圖受命經營  
懲前王之失審形勝之地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為天下之區

阜安兆人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焉昔炎漢開基高帝云吾  
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孝武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  
兵郡國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  
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  
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二萬萬人亦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  
已及祿山犯關朝廷無人接戰德宗嘗有為者四百餘騎兵  
甲散在郡國軍額存而可舉者徐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  
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  
餘人雖軍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  
戰馬數十萬之卒在京師本固兵備邦國之利也上覽而嘉之

真宗咸平四年賜有司龍武軍卒之命捕獲法當決徒帝以是軍  
無奉而回禁之制科罪太重令改法輕其後又詔禁軍非征行而  
因役亡者止決法流配

景德元年班師還京師之冬中使齊師如西面軍令

北面諸路駐兵馬以備不虞先期命被賊者與賊鬪戰

生擒獲賊者隨獲者賞錢百貫者使所管寨兵驚賊人擾亂及擒

獲人畜者諸偏裨下軍一等長人聞賊必命其應殺退賊者戎人

為誘兵翼張受命每擊賊賊走一者以賞錢百貫來或近大軍受命

掩襲而能擒獲者用金銀賞錢百貫賊首百首者得旗鼓者加等焉

分故其旗鼓者賞錢百貫賊首百首者得旗鼓者加等焉

如賊已敗走所奪車馬人畜財物並給與之若尅日會戰不齊者

夜喧眾者不俟賊稍前而亂射者陣成列而血軍諸校使臣擗簡

一卒一騎者後馬有犯者下行陣大寨不齊者旗槍交錯隊伴者

賊至可出軍而不者戰鬪而觀望不救者兵器不修至臨陣不堪

施用者巧詐以避征役者臨陣先退者貪爭貨畜而不赴殺賊遣

人賊境而規避既復命言不以實者為斥候而不覺賊來者臨陣

不射賊及存其餘箭道失鎧甲兵器者賊奔伏降而輒殺者分

布軍號及傳令不慎密而漏泄者受命逐賊至某處輒過者部署

下牙隊軍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從人使臣軍校下押前隊圓

察軍頭十將并從人臨陣輒離左右不受節度者並斬九軍中皆

計斬級行賞其後頗有鳥路人首以希賞者真宗聞而嚴戒之又

令緣邊九獲蕃寇皆須辨問得實當行殺戮者許給賞如其非理

即以軍法論

二年春以契丹遁好邊鄙無事釋河吐諸州強壯悉歸會合鎮定兩

路部署為一省河吐防城鎮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

兩朝國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

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

而便廩食於外故聽其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

諸鎮之兵亦皆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于時天

下山溪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廩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指蹤  
橫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內外相維上  
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厝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  
逾百年而無大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  
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九  
召募廩給訓練成棟選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衛  
兵也總于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  
下皆番成諸路有事即以征討自景德後兵不復試廂兵者諸州  
之鎮兵也太祖鑒唐末方鎮跋扈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  
以補禁衛餘留本城雜或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  
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也國  
朝已來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  
毅寨戶強人強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

勇麟州有義軍川峽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

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其本末各見蕃兵者塞下內

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羗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

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

隰鄜府其大首領為都軍主有帳已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

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其兵數本末見郡國兵門召募之制起於府

衛之廢蓋藉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

獷悍之兵以衛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

命者梁祖令諸軍悉鑿面為字以識軍號是為征兵初募時

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為鑿面賜以緡錢衣履而隸諸

軍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

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

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為廂軍制以

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為廂軍制以

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伍防之  
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鬪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  
徒今為良民之行矣廩給之制總內外廂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  
最鉅者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裹糧  
而為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閉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警  
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得專  
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  
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奏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  
縑帛貨泉齒革百物之委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饒羨初太倉纔支  
二二歲承平既久常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  
世之議者不達乃謂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帑廩以優坐  
食之校是豈知祖宗所以恒安後強悍銷彈爭亂之深意哉屯成之  
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裴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按

精銳退其癘老至於諸州禁衛兵亦皆戎更隸州者曰屯駐隸總  
管曰駐泊揀選之制有白廂軍一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  
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親斬親賜以自非材勇絕群不以應召募餘皆  
自下選補云

仁宗時元昊反西邊用師多募禁軍軍吏以所募多寡為賞罰格諸軍  
子弟悉聽隸籍禁軍額愈多選以城補填故慶曆中內外禁廂軍總  
一百二十五萬視祖宗時為最多及西師罷天下患兵冗帑廩不能  
給樞密使龐籍奏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揀汰之法從之  
省兵數萬人

石林葉氏燕語元昊初臣龐籍公自延州入為樞密副使首言關  
中苦餽餉請徙沿邊兵就食內地籍者言不可以為厲初伏情  
偽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每元昊已困必不復遣取明年徙二十  
萬人後為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羸老者時

論紛紛然尤以為必生變仁宗以為疑公曰儲君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當之帝從其言遂汰八萬又

嘉祐二年復定招軍等杖自上四軍三武備忠營皆三尺已上差以寸坊而視其奉錢之數奉錢一十者以五尺八寸七分三寸三分七寸為三等奉錢七百者降殺有差唯武嚴忠營皆以五尺者充諸軍執杖者不設等杖其支軍食糧料院先進祿三司冗倉界分而以年月次之國初諸庾分給諸營營在國城而遠者則於城東若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蓋恐士卒習墮使知勤勞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輸年月界分以軍次高下給之凡三歲大祀有賜賚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時給者及邊季加給銀鞵邠寧環慶緣邊艱於爨汲者兩月則給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錢或嶺南者增月奉自川廣戍還者別予裝束川廣迤鋪卒或給時服錢獲屯兵州軍官賜錢宴犒將校謂

舊止待屯泊禁軍其後及于本城天聖七年法自裁定諸軍衣裝騎

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敢質賣者重寘之法

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六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

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

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

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遠今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百

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銀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

緡錢三萬二千七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

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司盈也今同華公州軍積粟至於

紅腐而不用公邊入中粟價常踊貴而未嘗足誠恐河北陝西募

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即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

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使近重戍封疆之臣毋得侵軼

生事以觀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

帝嘉納之

嘉祐七年宰相韓琦上言祖宗時以兵定天下不可征伐則募置事已則省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虜雖強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如此時先慮而速救之一旦邊垂用兵水旱相繼駭而圖之不可及也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貴踊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南廣而易供該其數多乃得強幹其慮也深而其費也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權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以可贍之數立為定額額足罷募嗣即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數時零則省併之既見定額則可以定某路馬步一營以若干人為額仍請贍開寶至道天禧慶曆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之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備豫也慶曆之兵乃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撥祖宗已來兵數以聞蓋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想前代兵實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為定額

琦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曰養兵之費古然積之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昔者登百戰之費若無慮也父子兄弟嘗有生離死別之苦謹者但云不知漢唐諸兵於天下不見也言石壕吏一詩乎調兵於民其難如此後世就取費無賴者養以為兵兵行雖民間稅歛良厚而終身操習則相聚之樂豈事又其習練戰陣

而豪傑口使中得與事大同曰道也

知善惡克強一言而後其意盡也夫未已定是為市無賴子弟及隴東  
力百之八謂為軍營子弟求利者軍況今則甚曠民甚稀賦歛甚  
重國用甚不足者正曰兵多也議者必曰兵與舟備也且契  
丹正二年不數而八為寇者金縉之制軍也彼奔利為害則大  
河以共備人女子皆是棄城之人其城亦無賴隴畝力田者又將  
焉用而預畜者之以困民况契丹貪利而不敢動夫取兵於民則  
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賦得重賦得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  
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輕賦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  
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雖  
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而今以為  
難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  
此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  
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為出况天下大計  
其可以不校出入乎其可以無經乎請下臣章中書樞密院大臣  
看詳若陛下誠能罷今招兵教大臣使具太相太宗真宗每朝賦  
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  
今賦入之數與兵若干約為輕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為率以  
七分養兵官給郊廟宮省諸費三分以備水旱緩急非常為之十  
年僅可以言治古者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三年之蓄曰國難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六年無儲蓄邊城  
甚者或無三數月之積不幸有變年年求募以養此兵乎此兵  
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

歐陽脩時論原弊曰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其嘗經用者  
老死幾盡而後不言之事則皆養兵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  
食也其勢不得不然惟今街上有一布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

給糧不自荷而在人荷之其難如此况肯冒辛苦以爭國乎前日  
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等兩用兵而報此其功主夫就使兵  
耐辛苦而能鬪戰雖是農夫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  
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方農隙則教  
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縣吏以天變量民之長大而試  
其壯健者招之去為兵其汰不又及度而補法弱者籍之以為  
廂兵一作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長之故一經凶荒則  
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亦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意苟知  
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終身驕惰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  
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  
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徇彘之食而一去為僧  
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  
民之弊者謂此也

又本論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雖禁之軍有司不敢  
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亦曰官倩我而官  
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  
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期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  
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挺而呼群聚欲  
擊天子之命吏無事之時務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兵之敢驕者以  
用之不得其法而法制不立也前曰三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  
年之間易三姓十二君而一國滅亡者公長者不建十餘歲甚者  
三四歲而亡其所以皆憑耶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又安之計  
乎願其方一能者時也當時者有必西有故蜀此有強胡南有  
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面環之以至加之中國  
又有叛強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期皆為天子德未洽  
強君武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奉天子而孫不遺再傳而復

亂敗是也。夫兵起于之，咬虎狼猶恐不為用，豈何制天下之勢方若此，豈獨其與則，隅壤其神則，林植其符，苟存而已。尚何暇法其規矩，而為制度，全之為宋八十年矣，苟平僭亂，無抗敵之圖，則方無遠，深之臣天下為一海內，豈然為國不為不，又天下不為不廣也，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豈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曰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

蘇軾應詔策別其言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而為兵，於是丁有餘年而未有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費粟千駒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下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暇於他，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師，則者以養之，而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急，而無漢唐之利，其弊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兼之也。天下之財，自海甸而至，舟車所至，人力所及，天下之財，取以歸于京師，是豈無事而聚之厚，至于不可復追，而三司之用，猶若其不給，其弊甚於漢唐之兵聚于內，而令天下之財，非持如此而已，又有漢唐之弊，而京師郡縣

者昔者... 而取之... 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 而小... 尺一寸... 養兵... 廩歲給之... 不過數百... 也農夫之... 闔之事武夫... 開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成也是故表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

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近歲貝州之亂未必禁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士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沈衡于上國天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效者必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弃于賤賤復夫... 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國必歡欣踴躍出于意外誠恐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 從垣城之... 供億之... 其二... 數而無常...

其二... 數而無常... 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

者得以養老而得以為開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  
其無事而得則不肯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膳之  
卒使之足三日而後乃歸之聰明足以赴其難之節老銳足以  
犯死傷之危一歲之數而人足以自擇故殺久少而成功多費  
用省而兵卒之春秋之時則侯國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  
之敗績者其數甚多而後肯不遵其備師而縱其游卒歛兵  
而返未有遺尸百萬流血如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  
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  
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  
廬既已託於營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  
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弃  
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  
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

刃者不過二十餘年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  
于官也自比而推之若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  
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一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  
兵而不可使戰是謂空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弃民臣觀秦  
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  
休使老弱不堪之平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  
千之兵者有以將善用不過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  
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在者陝西之役舉  
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三變次及近歲青齊之  
亂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益衆廩糈而養之近世以來  
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使言古之十五而衣食  
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三代之為兵者其  
類多非募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事農桑而後能捐其身

緩急可以無憂矣

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復者矣臣以嘗五十以上願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以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養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眾如此縣官常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弃於凶人今天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眾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

英宗治平初兵一百一十六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上言古者籍民以為兵其數雖多而贍至薄唐

晉府兵最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講今之募兵河北幾十五萬河東

幾八萬勇悍者皆在河北而天下之募兵者皆在河東

加簡練與唐府兵無異其法可法也

且河北河東之民皆義勇止

涅手肯一臂不為小吏而為大將

三萬八千

知諫官

利已

護卿

指揮

太平... 戶戶... 往逃... 擊刺... 至取... 以至... 加教... 退走... 沙汰... 產已... 出涕... 又言... 者相... 之計... 北河... 間合... 兵出... 閱教... 即嘆... 不知所... 則富... 身以... 臣愚... 又言... 利何... 無義...

太平... 戶戶... 往逃... 擊刺... 至取... 以至... 加教... 退走... 沙汰... 產已... 出涕... 又言... 者相... 之計... 北河... 間合... 兵出... 閱教... 即嘆... 不知所... 則富... 身以... 臣愚... 又言... 利何... 無義...

等入戶除二稅之外更無他賦若自非大稅之類則還衣飽食  
 父子兄弟等無一不保其家者夫其所以保其家者一曰保其  
 保捷正軍自之保其家者夫其所以保其家者一曰保其  
 離家去鄉遠之保其家者夫其所以保其家者一曰保其  
 房逐熟或與重田在邊境者保其家者夫其所以保其家者  
 西又差點之際州縣之吏更無一不保其家者夫其所以保其  
 掠是以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云且今日既籍之後州縣  
 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既  
 壽廢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壯丁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陝西之  
 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為兵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  
 謂於國無分毫之利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  
 不用於今乎臣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  
 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之長者皆鄉士大夫

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今  
 下之日數萬之眾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紀綱素備故  
 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負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  
 拍肩把袂飲博鬪歐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  
 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關弓曠弩坐作叫噪  
 真如可以戰敵者若遇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  
 望風靡奔波逆散其軍節級將為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  
 人能為縣官擊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  
 韓魏公建業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弓箭錢三貫  
 深山窮谷無所得脫者人情驚怖而兵紀律疎略不可用徒費官  
 錢不啻紙一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光時為諫官言不便持劄子  
 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諫詐方築後使陝西驟益二  
 十萬其豈不震懼光曰兵之用死聲為無其實也豈可以欺人於

一日之間耳。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軍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而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為後，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慶今復爾耳。今已降，欲誘與民約，亦不充軍。成邊美光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教務為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不敢奉信，非獨不敢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佐人在此，因相公是成之兵，遣以運糧成邊，反掌間耳。魏公竟不為。上其狀，不十年，我勇運糧於邊，率以為常。如光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二卷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攷

神宗即位之初，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帝患兵冗，不暇給，遂命併乃親制，選練之。法靡不周，悉其立軍之制，非若舊制。舊制以兵為重，故額增損指揮之數無常焉。

熙寧元年，始置保甲。保甲之法，不如法者，後之不在禁軍者，降廂軍，不任事。保甲之法，始於此。

先時，保甲之法，始於此。保甲之法，始於此。

南召公，上言以保甲之法，始於此。保甲之法，始於此。

事体之，始於此。保甲之法，始於此。

率皆，始於此。保甲之法，始於此。



滿二百萬... 不敢... 加意... 餘人... 米四... 財可... 帝不... 三年... 自內... 外六... 共二... 千入... 二千... 人爲... 以人... 諸路... 立額... 練之... 杭州... 置將... 八月... 愛養... 減刻... 十一月... 爲保... 衆所... 衆所... 衆所...

人爲額在京其餘指揮并河東陝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撥併其河北  
以人數尚多須後命是月詔河北禁軍以七萬爲額初河北兵籍比  
諸路爲多其緣邊者悉仰給三司言事者屢請損其數因撥併曠  
立額爲七萬以京東土地餘沃補賦有餘於是增置武衛軍嚴其訓  
練之法不數年皆爲精兵至是示諫河北四路後又以三千人戍揚  
州江軍府以言東軍兵募而益賊多故也其後又團結諸軍  
置將分領謂之...  
八月帝手詔... 愛養兵卒之意... 減刻罪賞... 十一月詔... 爲保長... 衆所服... 衆所服... 衆所服...



世人習見是事而不見之矣之事故一聞此議則不覺駭然募  
之法不變而實可憂也彥博等又以爲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  
曰前代征流求討党項皆募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戍守故或可  
恃至兵則女展其業相平可恃以戍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  
與兵然亦可以戍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共無異種所用將帥何如  
爾

一日帝批陳留縣見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要  
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又每保人置鼓人置一鼓費錢不少至  
有督教而買弓箭者可見貧乏之艱於出備可速指撞禁戢安石曰  
民貧固有之抑民使置弓矢則法所弗許也往者冬閱及巡檢番  
上唯就用官弓矢而已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  
來兵農爲一男子生則以爲耕弧蓬天射四方明弓矢者男子之所  
有事蓋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自古未有造

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未爲過第陛下  
憂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且府界素多群盜攻劫掠  
一歲之間至二百火逐火皆有賞錢備賞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  
備賞之時豈無賣易衣服以納官賞者然人肯以謂賞錢宜出於  
百姓夫出錢之者不及以上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於今  
日則雖令民出錢以置甲械未有損也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  
安之如自然不覺其難矣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  
壞民產則怨矣

四年始詔畿內保丁等習武事歲度陳所募官制且於要便村都試  
騎步射並以射中親以爲賞其射校其用者有藝而願試者  
聽之第一等保甲以聞引是於庭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第二等免  
當年春夫一月馬粟四十石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  
它戶而受其直第一等四等視出有差即養夫等願未閱試者聽

五年知制誥判司農寺事言近日保戶數以耗言請分番隸巡檢司習武者提舉司以開朝廷及司農寺而收其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者巡檢司者十日一更疾或老病者代其月給口糧新萊錢分番巡警二司司上番保丁如巡檢司之法始行保甲初以舊軍賊相保任而未詳以武官也至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之法定其賞罰然猶舊法也至五年丙嘗布之說始令分番隸巡檢司府司云

樞密院言在京巡檢兵士舊額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見闕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揀得足即不須外路勾抽以免不習水土凍餒道塗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京東西河北招少壯兵止供在京功役不許臣僚差占不過暮年可使充足却對減在外招募之數樁管所減糧賜上京應省司之用從之

詔禁軍奉錢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庸制滿三日者死初執政

更法請滿十日帝令以七日

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九追齊閩試肄習則出契是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每上番餘路上相保任毋習武藝內荆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事令監司度之若惟全部土丁豎飲洞丁廣東槍手改為保甲者則肄馬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強壯沿邊弓箭壯營係籍番上巡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解發詔京師開封令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初保甲隸司農八年改隸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參當公事十分按諸州其政令則聽于樞密院

七年始詔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置將副官河北始自第一將以下共十七將在河北西路自第十八將以下共七將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將以下共九將自第三十二將以下共四將在京西合

為三十七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鳳鞏州又自列將其在鄜延者九在涇原者十一在秦鳳者八在秦鳳者五在涇原者九合為四十二八年又詔增置馬軍十三營分置東西兩路又置教閱兵十指揮在東西兩路各五百人其在唐置其二在教閱兵十指揮在東西兩路各五百人唐制一城為右第十一汝州襄城為左第十二九馬軍十三營皆總置其十軍共十二指揮四年又詔團結東兩路諸軍亦如教閱之法共十三將自淮始東路為第一西路為第二西兩路為第三東路為第四江南東路為第五西路為第六荆湖北路為第七南路潭州為第八全邵永州應援廣西為第九福建路為第十廣南東路為第十一西路桂州為第十二邕州為第十三總天下為九十二將而鄜延五路又有漢蕃弓箭手亦各附諸將而統隸焉凡諸路將各置副一人東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軍將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陣親民者充之亦詔監司

奏舉又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官次諸將佐春秋都試試擇武士凡千人選十人皆以名聞而待旨解發其願留鄉里者勿疆遣此將兵之法也

五代承唐藩鎮之敝兵驕而將專務自封殖橫猾難制祖宗初定天下懲創其敝分遣禁旅以守邊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來道路足以習勞苦備此邊境是以均勞佚故將不得專其而兵兵亦不至驕惰及承平既久方外郡國合為一家無復如曩時之難制而禁旅更成尚備其舊新故相仍文繁弊午相屬於道議者以為更者迭成無益於事徒知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慨然更創部以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卒平昔訓厲無復出戍以有事而後遣焉謂之將兵

元豐二年以充鄆齊濟濱棣德博民總管為兵以補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之闕又都社京軍錢七百萬以充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

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兵保甲四萬人如涇原五千不足於秦鳳路選募

四年詔三路義勇悉改為保甲

上曰河東舊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盡因團集保甲即一動而兩業就令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集保甲即一事分為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曰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土著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所募兵固然今募兵者大抵皆偷墮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補力一心聽令之人以此校之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極公侯多自軍中起故豪傑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為公侯者即其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而已京曰

之強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強梁之人此其所以強也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有芻糧之費當預為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取其費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供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為可減然今兩軍既少募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其成則宜早為減募

是年府界河東陝西等處保甲三千三百六十六正長壯丁九六千九百一十九百四十五歲者皆免錢一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八十三歲費銀錢三十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費為錢一百萬有奇不其為九集教團教歲遣則謂之義勇按開禧以近臣親侍往會每給於路皆以善法募成者先按開禧五六歲一歲有河東以金帛不足以賞

乃至十一... 不可... 合... 八年四月... 光... 七十三人... 上... 鄉村人民... 兵也三四年... 一教特置... 一丁供送... 則縱不則... 以來民兵... 凶器聖人... 老不識... 為不祥事... 行鄉村往... 副意妄加... 骨無以供... 遣使者徧... 平民... 不感恩... 使之... 民以... 太平服... 有似... 六十六

乃至十一... 不可... 合... 八年四月... 光... 七十三人... 上... 鄉村人民... 兵也三四年... 一教特置... 一丁供送... 則縱不則... 以來民兵... 凶器聖人... 老不識... 為不祥事... 行鄉村往... 副意妄加... 骨無以供... 遣使者徧... 平民... 不感恩... 使之... 民以... 太平服... 有似... 六十六

乃至十一... 不可... 合... 八年四月... 光... 七十三人... 上... 鄉村人民... 兵也三四年... 一教特置... 一丁供送... 則縱不則... 以來民兵... 凶器聖人... 老不識... 為不祥事... 行鄉村往... 副意妄加... 骨無以供... 遣使者徧... 平民... 不感恩... 使之... 民以... 太平服... 有似... 六十六

敗可以直決無疑也。是猶以兵之強弱言是時豈不誤  
國事。又志罷三路巡撫下兵士及諸將之手皆以保甲令主簿  
兼縣令但主簿市以裏三鄉村盜賊悉委巡撫兼理巡按保甲教  
閱朝令一猶恐不辦何則。巡撫兼理賊及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  
者亦有素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又更資盜也  
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東西盜賊已多至言言公行入縣  
鎮殺官吏言言追討巡歷歲月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饑而盜  
賊比昌熾如此。一遇最下里之墟里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  
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  
忽也。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  
賞是教民為盜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  
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  
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即文云應緣邊州軍仰

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  
要靜守疆場勿令搔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中國華夷之  
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斯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  
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宜悉罷  
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  
略依沿邊弓箭手法許墜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  
嚴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  
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  
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  
武藝者投充計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者一人闕  
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太照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武藝衰  
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  
者更不得墜甲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

勇者既爲弓手其羸弱石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  
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即且  
於鄉村戶上依膺法權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  
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膺法

五月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光欲中前說樞密院先進呈乞罷團教  
光再奏尋蔡確執不行監御史王岩叟等極言之十月詔提舉府  
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  
冬教三月又詔逐縣監教官並罷委令佐監教

岩叟言臣初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  
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一十畝者省一  
月之六教而爲三日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常存其患終在朝  
廷知教民以爲兵而不知其教之大苛而民不能堪知別爲一司  
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以而民以生怨教之以爲用也而使之至

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  
法之難不足以爲苦也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爲苦也  
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爲苦也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  
方耕方耘而罷方幹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爲苦也保長得  
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捷之提舉司之指  
揮與提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  
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每相與言曰恨不死爾此鞭笞之以爲  
甚苦也創袍市巾買弓修箭添絃換包指治鞍轡蓋涼棚畫象法  
造隊牌緝架僦椅卓團典紙墨看聽人雇直均菜緡納楷粒之類  
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其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  
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間遺  
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邀求過於城市一飲一食之責望此迫於  
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則以藝不應法爲名而搖辱之無

所不至又所謂巡檢者指使多由此徒以出資而冒法不顧後禍  
有踰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  
婿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烙其肌  
膚以自致於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  
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捕之  
使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  
以得故縣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  
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戶之  
家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至於肌羸殘壞  
而就斃誰復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處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督責  
之苦又或其家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  
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為百姓之擾  
也臣切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也而不聞其有此何則因人之

情而為之法耳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今則愈  
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獄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及今未有窮  
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觀逐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之  
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一營狼積憤銜怨之人人所同此者保丁執  
指使逐巡檢之徒事無不極上之惡以取禍或蓋激之至於此  
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專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  
極爾臣以謂政而益涉其極其發有不專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  
不先事而為之保丁之法也計夫三時養養一時講武先王之  
通制也三時以講一月之甲於講武而無違違三時養舉司廢巡  
農事以保丁之制以人自中於講武而無違違三時舉司廢巡  
教官一以保丁之制而保丁之法也安撫司總之每歲冬歲則安撫司旋  
擇教養事以保丁之制而保丁之法也安撫司總之每歲冬歲則安撫司旋  
則與正以保丁之制而保丁之法也安撫司總之每歲冬歲則安撫司旋

生無終焉... 苦無優... 惡矣且武  
事不... 司... 兩月上... 不必自... 日差...  
元祐元年... 未便於民... 者皆赴冬... 與不幸今... 丁則赴教... 甲人戶五...  
按籍民為... 有害言其... 有善者則... 可以教練... 祐諸賢議... 以為民之... 人戶五等... 豈貧者不... 及二十畝... 誅求耳蓋... 役雖良法... 事中外亦... 而又不... 毒以紓父...

元祐元年... 未便於民... 者皆赴冬... 與不幸今... 丁則赴教... 甲人戶五...  
按籍民為... 有害言其... 有善者則... 可以教練... 祐諸賢議... 以為民之... 人戶五等... 豈貧者不... 及二十畝... 誅求耳蓋... 役雖良法... 事中外亦... 而又不... 毒以紓父...

元祐元年... 未便於民... 者皆赴冬... 與不幸今... 丁則赴教... 甲人戶五...  
按籍民為... 有害言其... 有善者則... 可以教練... 祐諸賢議... 以為民之... 人戶五等... 豈貧者不... 及二十畝... 誅求耳蓋... 役雖良法... 事中外亦... 而又不... 毒以紓父...

尚書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總管官乃詔陝西河東廣西將兵不出  
戍它路其餘河東近裏一州而赴河東而諸路逐將與不隸將之  
兵並更五出成省諸路鈐轄及都監真仍以將官兼都監職事卒  
不能盡罷將官

光疏曰切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皆為將帥官凡州  
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  
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惠諸州兵官一精勤訓練士  
卒懈弛於是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  
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功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  
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其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  
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  
為職事修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  
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況今之將官即向之為總管者

也豈為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  
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  
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  
邏亦俱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能直差須牒將官  
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  
其衆制禦姦寇哉

又言切見近年災傷盜賊頗多州郡全無武備長吏侍衛軍單寡  
禁旅盡屬刑官多與州郡無一銜長吏勢力遂出於下萬一如李順  
王倫王均則之寇乘間切發攻陷郡縣豈不為朝廷憂又祖宗以  
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出戍蓋欲使之勞筋骨知艱難輕去其  
家且習山川險阻也自置將以來苟非全將起發然後與將官偕  
行其餘常在本營飲食遊嬉養成驕惰歲月滋久不可復用又每

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諸州又自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費極廣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等如未置將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備一有餘然後緩急可責以守死八年知定州蘇軾上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澧備條約不報

軾疏言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公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一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擾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兵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公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体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

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又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切謂公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騎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加嚴訓練晝夜勤習馳驟之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然公邊要地屯聚重軍後實元格禁軍之道耳若於平日保境衛禦小寇即

是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實元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衛禁軍禁軍至輯番漢熟力道一藩禁軍成戍來無所

自設法等事不少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貧富高下戶出  
一人三日自備推國家軍器  
日帶弓矢而佩劍而燕出  
入山坂故食長技其出軍同私立賞罰  
嚴於官府之甚天運轉屋  
相望若透漏比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  
當番人皆宜重罰遇軍器  
急警發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  
常若冠至親戚墳墓所在  
社人自為戰虜其畏之  
先朝名臣帥  
定州者如韓絳龐勳皆加  
心結其天以為小牙耳目之用而籍  
又增損其約京賞罰奏得  
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  
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八日聖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  
又至熙寧七年再準正月十八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  
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  
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  
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

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補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馳使  
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籍此等寅夜防托灼見弓  
箭社實為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  
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有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切謂陝西河  
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中馬今河朔公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  
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  
苦樂相遠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  
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可以驗禁軍弓手皆不  
得力向使州縣逐逐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  
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飾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  
其人輒復拾用龐勳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  
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  
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心絲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

杜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  
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交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  
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搶獲不至狙伏以生戎心而事皆循  
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奏上不報  
是月再奏又不報

右東坡所奏元不曾施行然疏中所言可以知當時北邊軍政  
之弛中天之禍有由來矣所言禁軍大率貧窘將校不肅斂掠  
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則知當時雖所募長征之兵衣食仰  
給於縣官者猶不能不為將校所漁獵況籍民之有田畝者以  
為保甲貪官汚吏寧無誅求乎

紹聖初樞密院建言往時軍士犯法詔許將官一面決遣以故事無  
留滯自州縣官預軍事以來動多牽制不得自在今後欲仍舊法及  
諸軍除轉排補並隸將司州縣毋得輒有所預其非也駐所在當揆

將副巡歷決之餘委訓練官行焉詔從之至是州縣拱手聽其所為

兵將愈驕無復可用矣

紹聖二年御史中丞安惇奏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曾布言保

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世宗以來亦未嘗教習河北連併水

流民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保甲中教習中丞在司農正當此

事是時司農官親任其事督責必極精密恐令有誤令保甲宜

裝之類非理搔擾者亦皆備管以人具敢不奉法者乃今上查

十一月燕下勸上復行畿內保甲教閱法帝嘗言是日布進

呈畿內保甲總二十六萬熙寧中教習者亦言此事固當

講求然廢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事無異已嘗行則人不

至驚擾若便以元豐成法一切奉行當無事矣布言以未教習

之人便令上審及集教則人情固安矣布言亦言亦漸

容臣講求施行以語中丞殊以此不決

按王介甫嘗言終始言新法... 布判司農寺... 也蓋其事... 軍實被章... 民之休戚... 徽宗崇寧四年... 閣又二司三十餘... 並於農隙時... 一萬餘人

十月尚書省言今所社逃軍... 為劫盜累降... 知兵兵不知... 走死豈得不... 將不加存恤... 一路逃者幾... 人負將校什... 况招軍既立... 之

七月洪中... 軍三月十日... 事也臣不知... 減損似不須... 獻議者於經... 兵未嘗議... 遣強者聚而... 聽於額外... 一年盡

政和二年廣西都督司奏廣西兩路兵士萬三千餘人事故逃亡於  
湖南北江東西寄招緣諸路以非本職及不用心今兵鬪六分欲乞  
本路鄰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入取問犯人除配沙阿島廣南  
遠惡并犯強盜凶惡殺人放火事干化外並依法外餘並免決刺填  
從之

宣和三年知婺州楊應試言諸郡也戍當隸守臣兵民之任一然後  
號今不二不然將驕卒橫侵奪細民氣壓州郡有不勝其憂者於是  
詔自今令隸守臣居無何復詔曰將兵自當遵將官條教其除前隸  
守臣指揮其後江浙盜起攻陷州邑東南將兵望風逃潰無復能戰  
又事平之後童貫奏言東南三將類皆孱弱全不知戰虛費糧廩驕  
墮自恣平時主領占差營私大半皆習工藝遂致寇恣橫行毒流一  
方重費經畫今事平之後當添將增兵鎮遏綏馭然大底南人怯弱  
素失訓練終不堪戰今欲於內郡別置京畿將分接續排置

軍更互戍守庶幾東南可得實戰之士於計為便詔從之

四年三月臣僚上言伏見近者招刺關額禁軍樞密院立限太遽以  
數萬人而期一月道路洶洶相怖云諸軍捉人刺人以補關額率數  
人駭一壯夫且曳且歐百姓叫呼或齧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犬和  
會忽遮門大索作長身少年牽之而去云充軍致賣蔬茹者不敢入  
城行旅市人下道救難皆避恐懼事該是關額國家間暇必欲招  
填禁軍當明立法令者以重禁軍則士為一應募矣捉人於  
途實傷國體亟行禁止有犯強刺之入釋遣之以釋憂疑詔如  
有非願之入行改正

四年臣僚言近來河在者之相宗軍律甚嚴若狂者違家當役避事

必有贖罰之令既有其罪且許投換不難於任之長既立赦限

又特展以寬自前之期臣恐亡得計

輕與限以無限之不可

五年... 保長役... 賦之類... 成虛文... 責逐... 迥相... 匿者許... 欽宗靖康... 斛春冬... 自藝祖... 廩給... 功將吏... 即招填... 不以實

來如此而特盛於熙寧間其後詔內外馬步軍自今更不封樁而  
次年復依舊法封樁大率諸軍司告乏則暫從其請或稍優足則  
封樁如舊又之事益譌宰路專權則闕額歸朝廷樞筦勢重則闕  
額復還密院其來久矣崇寧大觀時皆為朝廷取用政和間鄭居  
中為樞密復爭去然終又自用未始入內帑也內帑則更無考  
察兵政財用... 詔守令... 人... 為統領... 接續... 給錢... 應有... 官每加...

... 官每加... 應有... 給錢... 接續... 為統領... 人... 詔守令... 察兵政財用... 來如此而特盛於熙寧間其後詔內外馬步軍自今更不封樁而

稽緩並坐... 情願敢  
有違矣... 募武舉... 以罪犯... 有膽勇... 為民及...  
自元豐而後... 民兵教閱... 弊日滋... 死亡之餘... 亡童貫... 二三徃... 兵亦無...  
... 使臣不... 及諸色... 以上皆... 亦無可... 不出或... 不顧... 馬傳

急多市井... 童蔡者烏... 六月河北... 散師中不... 契勘用兵... 緩急必須... 願恤近年... 軍法繼而... 而敗士卒... 制科位使... 師中撫... 身古之忠...  
... 應統制... 行軍... 先遣... 將如... 並不曾... 不加... 而潰... 不顧... 馬傳

... 應統制... 行軍... 先遣... 將如... 並不曾... 不加... 而潰... 不顧... 馬傳

呼應援時石山將已無在者至  
有偷生之心國初敗即行亦必  
戮力相救或能破敵今一事必  
全軍潰散必難收效行軍之法  
然朝廷以太原之圍未解不為  
敵必不用命故今時降指一  
行依二得指撥本統蓋軍  
立戰功雖該恩賞不得效  
事之勸詔神師二  
姓名申尚書有條  
并射獵生戶從之

時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黃旗  
調志何與用王健募奇兵

未就紀律奇兵亂毆王健殺  
魁數人乃定及出戰為鐵騎  
姓名得官者甚多如術人柳  
衣補官不問能否與官告數  
仗臣數十人內前大擾王宗泚斬渠  
出望風奔潰穢馬是時守禦司寄  
姓謝姓一人皆冒故舊小人布  
使之妄用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四

兵攷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高宗開元師府于南京初募兵近萬人王旅寡弱至招潰卒收群盜以補之既即位始置御營司以大臣主之四年以御營司并歸樞密院詳見禁軍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御前諸軍者本高宗所收諸將部曲也祖宗以來內外諸軍惟廂禁二色而已禁軍皆隸三衙而更戍于外廂軍者所在有之以守至節制若禁軍在邊上則文臣為經略使者統之武臣但為總管熙寧間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神宗將有事於四夷乃置百二十將其法甚備崇觀後朝廷取其闕額之數以上供故闕而不補者幾半軍興以來所存無幾上在元帥府始招潰卒君盜以為五軍後又得王淵捷惟忠等

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爲御營五軍然猶未大盛也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三軍劉光世所領而立則謂之巡衛軍在五軍之外是歲又改爲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十二月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併楊沂中中軍又廢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八月光世軍叛降僞齊於是川陝軍更以石護軍爲號十一年四月三宣撫司罷乃改其部曲稱禁州殿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隸三衛之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矣御前軍者雖師臣不可得而節制得自達於朝廷今禁兵俱廝役大抵如昔之廂軍將官雖存亦無職事但以爲武臣差遣而已愚謂不若併軍於廂籍而改御前軍爲禁軍所在以帥臣節制之而都統制之官爲之副武庶幾兵民權出於一而緩急可以責成則合祖宗制兵之意矣

建炎之後諸大將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銳雄視海內而因時制變隨處立營遷易靡定駐劄未有常所有如劉光世軍或在鎮江池州太平韓世忠軍或屯江陰岳飛一軍或戍宜興蔣山惟王彥八字軍隨張浚入蜀而吳玠之兵多屯鳳州大散關和尚原大略可攷矣當是時合內外大軍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陝不與及楊沂中將中軍專總宿衛於是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湖北岳飛湖南王瓌四軍通十二萬一千六百時亦未有屯紮也紹興五年王瓌罷以兵五十隸韓世忠王彥以八字軍走行在七年二月劉光世將鄧瓊叛以七萬人比降劉豫別將王德以八千人歸張俊由是三衛之外惟張韓岳三軍爲盛自三大將之外八年五月巨師古留兵三千屯太平州而劉錡留兵屯鎮江焉至若四川之兵由端亮吳玠併將其兵三庶劉子羽有興元天全等處流散古成都伍子羽罷玠又併將其兵玠之兵十萬玠死玠子玠爲宣撫命吳玠以二萬守興州楊政以二萬守興元

郭浩以八十人中金州而介之中部三萬人分屯仙人關內外璘併將之是以四川之兵獨偏重於興州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衆之尊而優然未知機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與臺鼎無異其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信朝廷法度所至駭虜其於夷狄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少抗柰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

鎮江所儲之資盡粧海船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紹朝夕飲宴城至數十里間而不知則朝廷失建康重犯兩浙乘輿震驚者皆世忠使之也失豫童而太后在也世忠引兵至溫道世忠將以負國家罪惡如此不復自引兵至溫道一之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民間子女張澄高君父在難而不恤也瓌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謀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它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臣愚以為房退之後正大明嘗罰再立紀綱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軍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九軍輒敢

擅移中以護駕為名者自主將以下悉論如法仍使於偏裨中擇  
人才之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  
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趙克國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無  
不出田積粟而今日之兵聞一呼此何理也自古臨敵有用命  
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行間以劔斫士卒反並記其退  
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陣則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旌  
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無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  
也自古行賞其將帥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  
士卒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子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  
賞之人挾券曆請厚俸至於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  
公上手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租如藝祖命邊將四易  
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費皆出其中今煮海權酤之人

所至則奄而有之闌闐什一之利半為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曰  
仰於大農器械則必取之武庫賞設則盡出於縣官此何理也自  
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  
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做將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眾一  
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總兵者以兵為家若不復肯捨者曹  
操曰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以類此乎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凡  
四十餘人矣謀慮不咸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  
去之何獨將帥而不可進退以均勞佚之任拔沉滯之材乎此又  
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賞數戰鬪則有敗北平居則有死亡  
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  
嘗落死損逃亡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  
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  
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比又臣之所未曉也

自古制兵必法食存精銳分爲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與銳卒班焉雖其守如是然無非軍旅之用也今諸軍則無所不有矣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不待仕者往焉犯刑憲長遠逋者往焉違科舉失士業者往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輻湊雲萃者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役此又臣之所未曉也

按建炎中興之後兵弱敵強動輒敗北以致王業徧安者將驕卒惰軍政不肅所致汪彥章早胡致堂二疏切中時敝故備錄之建炎四年詔神武右軍統制張佖言牙軍軍兵多係招集烏合之衆欲將上等改刺勝捷次等刺振世華振武庶幾軍政歸一易於訓練詔依其後以河北人充河北振武其餘人刺陝西振華

紹興元年金人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携貳之乃以金銀銅爲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實獲虜人則燕餼而遺之未幾踵至得數千衆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二年左僕射呂頤浩請募兵北而以復中原且謂天時人事今皆可爲何者昨自淮揚之變器械十亡八九未獲虜分三道入寇江浙兵皆散而爲山自陞下專心軍政精汰兵此務飭器械今張俊軍三萬有全裝甲馬副刀盾弓矢等皆備雖世忠軍四萬兵未二年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千雖不如以一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一萬二千人而然選之可得其半又神武一軍楊沂中後軍一軍一萬人而御前忠銳如舊增統勇猛等忠軍亦一萬臣上者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人言兵上六二爲何憚亦如且一後朝廷及格不唯少者已定又自廢之而反以養其兵者近世後世接於四明華世應張大鎮江陳忠泰擊于衣福二議亦又六三於淮甸

良由虜人... 不知國... 未可信... 已到行... 虜由宿... 阜乘四... 大兵既... 彼出我... 中原之... 進兵乃... 於未來... 世忠自... 按頤浩... 將叛之... 聞焉以... 四年三... 為額自... 每日不... 贈養不... 五月詔... 人撥填... 軍防今... 軍神衛... 清明之... 六廿... 五志...

將叛之竟稱疾不進略不能比向發一矢復還相位功業燕聞焉以所言當時軍旅事情類備故錄之

四年三月密院言提舉御前軍器所申本所萬全雜役以五百人為額自戶部裁減月終盡皆逃遁若依戶部所申月米三斗五升每日不及二升妻曰斗八升每斗折錢二百日支食錢一百支是贈養不足繼戶部裁減於月終一石七斗漆作一石九斗

五月詔神武義軍統制... 下採闕到第三等軍兵一萬六百六十人撥填...

軍防今... 軍神衛... 清明之... 六廿... 五志...

五志... 勝飛騎

威遠等三寨三十五分濟州... 効武... 七年... 兵訪... 爭理... 不許... 十一年... 之捷... 俊首... 統制... 而四川... 州大安... 之舊部... 年荆南... 鄂州之... 寇也而... 西之舊... 萬二千... 元都統... 成增損... 將之目

七年... 兵訪... 爭理... 不許... 十一年... 之捷... 俊首... 統制... 而四川... 州大安... 之舊部... 年荆南... 鄂州之... 寇也而... 西之舊... 萬二千... 元都統... 成增損... 將之目

十一年... 之捷... 俊首... 統制... 而四川... 州大安... 之舊部... 年荆南... 鄂州之... 寇也而... 西之舊... 萬二千... 元都統... 成增損... 將之目

而四川... 州大安... 之舊部... 年荆南... 鄂州之... 寇也而... 西之舊... 萬二千... 元都統... 成增損... 將之目

年荆南... 鄂州之... 寇也而... 西之舊... 萬二千... 元都統... 成增損... 將之目

鄂州之... 寇也而... 西之舊... 萬二千... 元都統... 成增損... 將之目

寇也而... 西之舊... 萬二千... 元都統... 成增損... 將之目

坐罪州... 知而不... 舉兵... 人同...

二十九年... 致人... 帶人如... 孝宗隆興二年... 充刺... 及不行... 籍鄉... 備開...

乾道元年... 遷補之制... 遷擢名曰... 疾過失者... 副指揮使... 闕以軍分... 人闕二人... 五人闕三... 轉補者當... 手各粗習... 枉法踰... 者隨所... 各於見... 鈐轄... 轉補及... 軍轉補... 同管與... 已經轉...

闕以軍分十將諸禁軍將轉補滿三年者十人闕三人七人至五人闕二人三人闕一名雖未滿三年十八人闕五人七人闕四人五人闕三人三人闕二人者並行轉補諸禁軍將校軍頭十將應轉補者當職官休量依揀禁軍法無病却乃試弓弩內槍刀標牌手各粗習為應法入得轉補即有病悴或年六十或轉補後犯贓枉法踰... 者隨所... 各於見... 鈐轄... 轉補及... 軍轉補... 同管與... 已經轉...

後於已請... 補連如無關即... 應排轉名次... 額外補諸  
軍以過犯... 補排連未經... 隔而有戰功及傷中者免隔諸廂  
軍應補... 所降朝旨給... 階級者給... 諸某重轉補排  
連限一季內... 軍一日請... 馬軍龍猛步軍龍騎... 壯勇將校  
兵級雖... 犯... 不... 犯盜聽... 補轉排連... 諸部作... 將校所管工  
匠三百人... 三人餘... 遇有... 轉補及三年... 依... 次遞遷  
客齋... 國朝宿衛... 放遷... 補之制以歲月功次... 遞進  
者謂之... 大禮後次年... 殿庭較... 乘輿臨軒曰... 推舉子其歲  
滿當去... 其本資高者以正任... 團練使... 補外州總管... 鈴  
轄小者得州郡監當留者於軍職內... 補謂之轉... 實唯堆梁之  
日以疾不... 趨... 者為害甚重... 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  
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幞頭  
執黑杖子拜... 拜皇城幹辦官劉知閤泣涕... 噎劉亦為惻然予

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 營屯事... 云身  
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遙郡團練使... 今年  
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  
小疾遂遭... 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 除落方伏  
事州都監... 聽管營部轄三十七年勤勞一旦如掃... 薄命不偶至  
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 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 嘗宿衛  
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 蓋舊法也  
開禧元年興元都統秦... 輔言本司諸軍關額頗多... 紹興之末營二  
萬九千餘人乾道三年以二萬七千人為額... 今管二萬五千四百餘  
人所差發出成官占實一萬一百四十三人... 點閱所部堪披帶者僅  
六百三十七人... 欲乞許本司酌紹興末年元額... 招刺補鎮從之  
葉適應詔... 兵總論二曰自唐至德以後... 節度專地而抗上... 令喜怒  
叛服在於... 晷刻而藩鎮之禍... 當時以為大諱矣... 然國擅於將猶可

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惟兵之聽而遂以劫制朝廷故  
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曆正元之間節度使  
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  
皆群卒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為  
其憂在於藩鎮豈不踈哉太祖既收節度推柄故汰兵使極少治  
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制御之力非恃  
兵以為固者也群臣不攷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壬卒奮呼專上  
無禮之患而反以為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  
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  
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為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  
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  
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為固也决矣召募之日黃供饋之日  
增蓋瑞拱雍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

恃兵為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  
兵而其治無可為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自以為得計為之治文  
書聚財賦盡用裏中剋之術取於民以哺之而猶不足及其不  
可用也則又為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  
王安石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籍兵  
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  
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  
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為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女效雄  
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實錄所載  
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為王安  
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  
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二法皆  
弊名其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為

盜賊幹離不始拔兵才萬餘長駢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  
徒以勤王京師不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  
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  
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  
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回屯駐之兵又昔日所未有以數倍祖  
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  
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  
統制統領總管路鈐路分鈐轄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  
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  
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濕不能輕利其一曰回屯駐大兵之患  
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  
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  
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又論回屯駐大兵曰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為今日之深患乎使知  
其為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不知  
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抗越草創天下遠者命  
今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威信以馳使強悍而諸將自誇雄  
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  
寇養尊無老劉光世其雖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  
賦功勳惟其所養將拔之機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  
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氣成滿仇疾立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  
及張浚收光世兵柄制取無策旨社以謀後趣之一旦殺帥卷甲  
而遁其後奉養慮不及遠急於立和以息事為安者蓋憂諸將之  
兵未易收浚收而費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  
約諸軍棄道之數分天下之財皆命朝廷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  
內之要諸將之兵盡歸於前將雖出於軍中而委寄皆由於人

主以示警備初使之歸回之六將或疑或慮惕息俟命而後江左  
得以少安其後其為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拾遺之慮不及遠也  
不止於此其為難者而直以人之所措置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  
力以養之四大皆備而後已豈有不足之患捨徒坐視而不恤也捨  
久於其位者夫而後已豈有不足之患捨徒坐視而不恤也捨  
以四大為難而曰民財四都則因之而侵刻兵食內臣貴  
倖因之而剝削神機盡於相謀無其比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  
耗新相惟徐據據之六十無四五無其後弱加以復使回易交跋  
債負家小日增豈養不足也嗚呼嗚呼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  
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  
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為重以財言之  
則南為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  
智者而後知其可為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盡五六

年之積弊以為庸將腐閹賣鬻軍實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  
托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為於天下樞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  
不同覆載者之深漸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  
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聞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  
而勝負決於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  
其行之甚易也又論備其軍守其兵曰相重供雜役禁軍教戰  
守弓手為募之選一軍士兵為知之者一軍士供也者一備戰有兵巡  
徵有兵控扼者兵大州四五千人小州三千人小州二千計一  
兵之實其正軍給之糧者其一為用兵而善者長將校其上則路  
分鈔募聽者者其一為用兵而善者長將校其上則路  
之盡其善者者其一為用兵而善者長將校其上則路  
不足不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雜盡以養兵者及其所趨辦  
酒稅粟者盡以養兵者其一為用兵而善者長將校其上則路

度者又甚矣。秦漢唐宋士大夫有能舉人本於文者亦州郡所養然其制法不固而民賦得不用乎夫所以養士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惰也無事而惰則養有不善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焉州郡之官以衣食之困非所以養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賊為至弱之國乃其所以養之宜然耳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宿衛屯駐之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濁昏亂之中以國民為安強以純國為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為用者以人心益隨所守益里者為遠識以不可舉動為休國以養兵不戰為無益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堯舜夫積弊難除而莫革者宿衛此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士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內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為其所易者何哉

右之兵皆出於民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矣秦漢始有募兵然猶出於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為募兵夫兵既盡出於募於是兵由民始為一矣兵與民為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不亡之形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募雜糧之內立則中人之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之及叛而郡之議事先朝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潛亂而三軍皆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又王鎮剛以內兵而擅土地及朱泚擊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兵作移於內劫行密嚴嚴馬廐王建劉仁恭李茂貞徒以卒士竊據一方而唐之兵守禦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三代則國擅以將將擅於兵也兵所擅則為人主而國與焉非以其得其民也其所不則為獨夫一國之為非以失其

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一得則兵愈  
多二國弱心弱元昊小醜解兵世道三於心之動靈與北卒不  
免曰播弄置之度外用安真南家機及動三之師動數十萬  
然長短兵則漢今河江左建定紹興之間屬兵潰卒布滿東  
南秦蜀六盜攻陷城邑茶事生壟行都數百里外率為寇賊之  
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死向禦敵之兵也  
張韓劉岳一使以聯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  
少異然寇其數唐亦多具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非  
敗則遁繼有小賊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死已諱和之下策以  
成宴安江沱之計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  
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  
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  
兵愈多而國愈危民夫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  
國猶身也手足強壯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  
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強悍而不為用猶  
病狂坊之人奮擊擊人自陷其身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  
兵雖多亦弱而不可用猶病痺之人恣其多毒以養擁腫之  
四肢也噫指此服而病與之俱醫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  
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為兵  
其法不過因其力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  
不容於歸免而亦不可以益人司馬法曰獲皆使勇使貪使愚  
蓋言力盡為兵則君子小人賢也小者俱並其間也自募兵之  
法行於後擇其無賴募者而所謂願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  
則負罪亡命之輩其民不為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  
老兵蓋言其賤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

兵所以耗國而嘗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  
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一其度至果潰敗四出反  
為生民之禍而國亦隨之矣可勝身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四終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

禁衛兵

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以會之衆寡四時

時比較次其人主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內之版以

待官府次舍之版圖及夕擊柝而比之莫行夜以比直宿者國有故

則令宿其比亦如之故謂災而令宿辨內外而其非時出入

稽其功績糾其德行功吏職也幾其出入均其物去其滯怠與其

奇衰之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滯放會其付任而禁之道藝五人伍

為什自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卿司農云子之版各籍

版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掌其政令行其秩令作禁殺之事

小四...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授也...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子衛王...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謂次其宿...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士庶子...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大事或...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虎賁氏...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有局分...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王宮...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方便則...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不通逢...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旅賁氏...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也下士...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服衾...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司隸掌...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四翟之...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野舍王...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東方南...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纒絲在...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罪隸...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吏隸...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林氏曰...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所以強...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正宮伯...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掌於司...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之士庶...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八百人...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然也...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退入...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隸掌...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列僕...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音...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王宮者... 四角四中

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為重兵之衛非王出亦不出之隸則  
環衛諸門僕從之徒則整飭駟從此在衛之司守之然虎賁綴  
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執劍而一六乃者皆用冠  
冕之士大夫顧命四人其弁執利上刃者虎門而詔王媿  
者乃率四夷之借地一人是執利上刃者虎門而詔王媿  
勸以善也掌其糾禁嚴其誅賞所以過也由是言之腹心之衛  
固擇有道有德之賢而宿衛之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為之其任  
嚴矣而聖人防微杜漸之意又不止是蓋人君處內庭之時多  
處外庭之時少親侍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今宮正官伯之  
兵衛固為太宰之屬而虎賁之虎士宜於司馬司隸之伍  
隸掌於司寇皆聽命於太宰內外相維而賢否無混淆之患事  
權不分而政令無下移之漸此周制之所以盡善也

漢制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宮在軍城門外中尉主之詳見

門即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  
官有大夫即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 衛尉秦官掌宮門  
衛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  
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十二官皆屬焉  
即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中郎中郎中皆無負多至千人  
徐氏官書曰謹按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  
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  
百人大司馬之屬漢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  
而虎賁之禁比下士足以代新軍庶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人  
而秩比郎亦古虎賁之遺意也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書郎更直執節宿衛門戶考其  
德行而進退之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  
皆守更直執節宿衛殿門出入充車騎在者皆屬主虎賁郎習射



唐有兩衛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  
從禁軍之六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為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  
有供奉禁軍之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其流極至是也  
左右監門衛等諸禁衛門籍之法左右千牛衛掌衛及供御兵仗親  
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有五府每府中即將一人左右即將  
各一人允府中即將掌領校尉旅師親衛之屬宿衛者而總其府事  
左右即將二焉番丁者以名簿上于大將軍而配以職

武德貞觀世重資蔭二品二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  
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衛及  
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勳衛勳官二  
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翊衛王府執仗親事執乘  
親事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廡及城門給粟食執扇三衛三  
百人擇少壯肩膊容整美者本衛印臂送殿中省肄習仗下  
每番三衛一人為大僕寺引輅其後入官路艱三衛非權勢子弟  
輒退番柱國子有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雖鄙不數年給祿稟故三  
衛益賤人罕趨之

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六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官禁宿衛凡  
五府及外府皆總制焉凡五府三衛及折衝府驍騎番上受其名簿  
而配以職

左右衛左右驍騎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  
門左右千牛衛凡十六 左右千牛衛掌侍衛及僕御器仗以千牛

備身左右執弓矢宿衛以主代守戎器折衝都尉掌領屬備宿衛師役則總戎具查熟習以三百人為團一或討鎮之

十六衛每衛有上將軍有六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

宮禁宿衛金吾堂官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

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各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

左右四衛不領故但十二衛五府謂親勳翊三衛外府折衝府也

五府惟左右衛兼領之餘但兩衛二府而已

林氏曰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左以至千牛皆典扈從是

故官禁宿衛是統是司內廂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也皇城

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役者驍衛也正衛朝會釐鑿

旅卒兩廂列仗唱警應蹕者武衛也正殿之前隊立千階長樂

永安隊列于廡者威衛也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門則職于領

軍京城烽堠之宜南衙番上之數則職于金吾禁衛各籍器仗

出入則職于監門僕御兵伏宿衛弓箭則職于千牛此唐之十

六衛之制也張延師之謹畏至三十年未嘗有過唐職林張延

將軍性謹畏典羽林將軍性謹畏典羽林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纖隙

忠性清謹為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忠性清謹為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龐玉父典宿衛習知制度

檢故授王領軍武衛一將軍使衆觀以為法檢故授王領軍武衛一將軍使衆觀以為法設志元衝章

武門夜不示詔武門夜不示詔受志元為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葬勅兵

開使若示以詔志元曰夜不開使若示以詔志元曰夜不則宿衛所任之人亦無愧於周

能辨此三帝使曰真將軍也能辨此三帝使曰真將軍也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皇有甘寢之安可也元微之行子

將軍制曰分八舍之衆每均二廡之勞逸皆將軍之力也是以

李元亮上言禁中而文皇世長則心曠氣爽李元亮上言禁中而文皇世長則心曠氣爽天貴之後衛生悉以

大亮以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大亮以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天貴之後衛生悉以

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祿山之變禁軍外入赴難國

家遂以倚重禁軍中人主之其謀甚積家遂以倚重禁軍中人主之其謀甚積伯玉

軍也苑自是後遂分為左右大階四年請自是南衙日輕北

衙日重矣夫所謂禁軍者蓋太宗畏其起太原已定天下悉

罷還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

本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已具兵制門其後左右羽林龍武神

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衙者豈太宗初制哉已見唐兵志詳且

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

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

間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

北軍其知之矣白集玉元輔授左羽林衛將軍制國家設十六

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負外之置初非禁衛正兵也今以禁

軍為北衙衛兵為南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衙既橫之後外

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蕭復言艱難以來始用

曹政可委官掖事兵要高元裕言之而不及用本傳敬宗深用

改機勿使參預不聽惜夫推原其

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其為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朝屬

外朝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見唐本傳唐不以北衙隸南衙

亦使宦官典兵反致王叔元見唐本傳之亂其視周人以禁衛屬家

宰之豈不河上天淵哉

梁太祖始置宿衛禁軍

開元元年左右羽林軍左右

右監文司馬將軍左右

軍將軍左右羽林軍左右

二月左右天武軍左右

龍虎軍左右

左右羽林軍左右

左右天武軍左右

左右龍虎軍左右

左右羽林軍左右

後漢書卷三十三  
後漢書卷三十三  
後漢書卷三十三

為左大將軍  
為左大將軍  
為左大將軍

一又漢書卷三十三  
一又漢書卷三十三  
一又漢書卷三十三

左大將軍  
左大將軍  
左大將軍

晉天福六年  
晉天福六年  
晉天福六年

軍為護軍  
軍為護軍  
軍為護軍

軍曰虎賁  
軍曰虎賁  
軍曰虎賁

顯德元年  
顯德元年  
顯德元年

宋太祖皇帝  
宋太祖皇帝  
宋太祖皇帝

上軍老弱者  
上軍老弱者  
上軍老弱者

關禁軍殿前  
關禁軍殿前  
關禁軍殿前

兵之額二十六  
兵之額二十六  
兵之額二十六

忠佐軍頭  
忠佐軍頭  
忠佐軍頭

騎兵之額二  
騎兵之額二  
騎兵之額二

仁宗天聖至  
仁宗天聖至  
仁宗天聖至

虎翼効忠  
虎翼効忠  
虎翼効忠

康定初趙元  
康定初趙元  
康定初趙元

所募多雜市  
所募多雜市  
所募多雜市

並邊土兵雖  
並邊土兵雖  
並邊土兵雖

魁碩大卒不  
魁碩大卒不  
魁碩大卒不

湖間多不便  
湖間多不便  
湖間多不便

蕃落保捷定  
蕃落保捷定  
蕃落保捷定

陝西京西壯  
陝西京西壯  
陝西京西壯

勇廣捷虎翼  
勇廣捷虎翼  
勇廣捷虎翼

充戎騎蒲麟  
充戎騎蒲麟  
充戎騎蒲麟

州飛騎府州  
州飛騎府州  
州飛騎府州

安南軍忠銳嵐府州建安登州平海皆為禁兵蓋用外馬步凡增數

百營

揀選之制有自兩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自非材勇絕群不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仁宗嘗詔樞密院次禁軍選補之法凡入上四軍者捧日天武弓以九斗龍衛神衛弓以七斗天武弩以二石七斗神衛弩以二石三斗為中格恩募負察直驍捷軍士選中四軍則不復閱試自餘招揀中選者並引對凡負察直闕人則以選中上軍及龍衛等樣弓射七斗合格者充仍許如龍衛例選補班直凡選禁軍自奉錢三百以上弓射一石五斗弩蹶三石五斗等樣及龍衛者並親閱以隸龍衛神衛凡騎御馬直闕小底則閱拱聖驍騎少壯善射者充凡弓手內殿直以下選補殿前指揮使射一石五斗御龍弓箭直選補御龍直御龍骨朵子直東西班帶甲殿侍選補長入祇候

御龍諸直將虞候選補十將射皆一石四斗東西班散直選補內殿直捧日負察直天武龍衛神衛親從選補諸班直御龍骨朵子直弓箭直將虞候選補十將御龍諸直長行選補將虞候射皆一石三斗負察龍御騎御馬直小底選補散直射皆一石二斗

神宗初揀罷禁軍之不如法者入并廢諸軍營詳見兵制門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

徽宗宣和五年尚書省言古制六軍以備王之爪牙而羽林又禁衛之總名也今臣等使以兵立於禁衛分曰六軍而復有左右衛林之久稱謂失當詔今措置今欲將六軍并六軍指揮並改為廣勳內揀中六軍作第一指揮左龍武第二左列林第三左神武第四右龍武第五右列林第六右神武第七之類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始置御營司

以黃潛言汪伯彥便到國初以來殿前司三衛禁旅  
合十餘萬人自高拱得用軍政邊境邊境之衛士僅三萬人及城  
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左衛衛士而特營二司猶在東京禁  
衛寡弱將楊惟忠王淵等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  
俊苗傅等以帥府及諸盜兵皆在行或不相統一於是始置御營  
司以總轄軍中之政至因其所置五軍以淵為使司都總制世  
忠俊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世忠提舉使同一行事務潛善伯彥  
別置親兵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

四年三省言各府分兩府而兵權盡付樞密今又置御營司是政出  
于三也乃詔御營司併歸樞密院

紹興四年詔改御前五軍為神武御營五軍為神武副軍並隸樞密  
院既而左僕射趙鼎言神武乃北齊舊號且督府軍馬今撥隸三衛  
乃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楊沂中主管殿司公事又以都督府

分隸之於是殿司之兵柄始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舊制殿前侍衛馬步三衛禁旅合十餘  
萬人宣和間僅存三萬而已京城之破多死於敵建炎元年秋騎  
帥郭仲荀自東京部禁旅至南京已而還為副留守三年秋仲荀  
以虜逼京城報諸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其冬上將航海避狄而  
衛士張寶等不欲行因呂元直入朝率眾圍之出語不遜上怒誅  
十七人於明州市除行門外盡廢其班明年上至台州兵衛寡  
弱惟中軍統制官李永宗有眾數千而呂元直之親軍將姚端衆  
獨盛上嘗優遇四月止還會稽不遠中軍三百人入直殿巖悉烏  
合之眾時趙元鎮初秉政因為上言建炎以來兵政最為留意今諸  
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衛則兵政已壞宜復舊制然衛兵不隸三衛  
存是國咽而廢食此上語尋復舊制然衛兵不隸三衛識者病其  
置弱數以為言紹興二年改詔三衛措置已上語雖曰一衛

上所給可賸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其宿衛兵五年冬廢神武中軍隸禁軍前司以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殿前司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三衛庚戌七月夏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為六軍十二將命劉信叔主之四月而解取宣濟典法軍如故自是三衛始復矣神武中軍舊止三衛自楊沂中職殿嚴始增為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神奕神勇馬步九十二軍時江海盜作因分制諸軍控制之如泉之左翼贛之右翼循之推鋒明之水軍皆隸殿司總七萬人由是殿司兵籍為天下冠

初御營五軍之外又置御前三軍尋又改為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又改為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楊沂中中軍已隸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光世軍叛降偽齊於是川陝軍更以右護軍為號十一年三宣撫罷

乃改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諸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隸三衛由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矣

二十四年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劄子乞遵依祖宗法在京所管捧日天武拱聖驍騎驍勝寧朔神騎神勇宣武虎翼廣勇四指揮禁軍大捧日天武等條置不存捧日天武等條置不存拱聖神勇以下陸揀捧日天武除逃亡事故共有一千九百人至庚戌日增人數日虧欲乙於今年分定月分內記一千人請給國幣並依先招人體例詔依一十七年十

二月樞密院言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劄子准旨三衛所招軍兵効用權行定額自紹興二十六年見闕四千四十六人及三十七年揀汰三千四百四十四人見闕二千一百四十六人并已揀汰五百四十八人共闕六千七百二十六人若不招填兵數日有虧損緣近來游手人陳乞情願募軍者甚多今本司自來年正月一日為始每有募情願投軍少壯者悉刺充効用應募吐淮雄威填額便填依例支破請給

所擬係與名關即不曾請給詔依今三德依外定所招填

孝宗隆興元年五月管兵部司馬李顯忠言本司在京日所管軍額計

三萬九千五百人今來行在見管止一千二百一十九人緣諸處非

乏差使應到不行乞招一千七百八十人通作三千人為額刺充神

衛虎翼乘山家十輩推六等指其具請給例物等依則例行詔特依

乾道四年詔得免前司兵軍司內有官人子弟多願充効用

其間不及者裁二三寸却有有力強壯之人紹今後令逐司遇有關

額除及等裁外若供一二寸令射八斗力可低三寸令射九斗力弓

委承旨司審察強壯者即行補試

六年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言本司諸軍兵將官有關自來

遴選衆所推服之人不以次序申乞陞差近年以來須自訓練官差

充往備將及二年陞副將副將及二年陞正將正將及三年陞統領

再及三年陞統制官切恐無以激勸士氣乞今後兵將官有關不以

年限許令本司銓量人材膽勇過人能服衆者保明申朝廷取旨差

填從之時與禁旅廷補  
本末見軍制門

七年虞允文乞移馬司於建康以為出師之漸乃以李顯忠為都指

揮使統馬軍屯焉元額三萬人

乾道初創步司兵馬權以七萬三千人為額二年降旨馬司以三

萬人步司以二萬七千人

慶元二年設官都指揮使郭景言素濩以來捧日天武已下權以三

千人為額今給步司直見管一千七百五十九人并新募中人共二千

二百五十二人請立為額之數詔依

大抵此一軍乃高宗所募將之部而其殿前司則率以二示諸軍

部而亦以也軍屯焉是司則合王及官而益以轉磨劉錡田

盛之以女軍則本王及所部之兵其軍校之官皆殿前司都指

揮使劉宗素都指揮使都虞候各一人皆以有都虞候都虞候指揮使

都知... 揮使... 同馬... 各... 揮使... 備其下... 左右... 散... 四班... 上軍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五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六

兵考

郡國兵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秦始皇并天下列為三十六郡... 漢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 在王國者則以內史北郡中... 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 武帝建元三年東臨晉...

乃遣嚴助以鄒發會... 諭指意遠發... 七國... 西王印曰未

有詔虎符擅發兵王其自置之印遂自殺公而以取為上黨大守發兵不以聞免

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張弩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練課試各有其數平地用重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頒兵常備士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六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

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下徹吏悉還民伍詳見兵制門

晉武帝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吳詔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折關中為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

領之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置府六十二河東

道置府百二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隴右道置府

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六江南道置府凡二劍南道置府凡十嶺南

道置府凡三共十道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各城而關中府皆以隸

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

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參軍六人士以

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左右隊有正副各一人有長

高宗武后以來府衛之法寢壞一曰府衛之兵燧

矣詳見兵制門

林氏曰唐之府立折衝都尉以守其城其兵皆實散在

於諸道每歲季夏以將軍之府之兵皆入京師以習戰陣

之歲赤隊騎隊之有異制者... 然府兵六百三十四所... 而諸道二百有餘... 善也夫何更代法廢諸府之... 陽之變所過州縣望風瓦解... 耳迨至諸鎮之兵夫起... 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 陣者皆除節度由是方鎮... 息之政是以示師有變... 唐祚遂以瓜裂此亦矯重... 重則牧鎮以據兵為國者... 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 自衛為腹心自是父子相... 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 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 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討... 及李公佐作亂... 南諸鎮兵七... 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佐也... 客將馬嗣... 云會... 威潛遣人入... 擊牙軍牙... 無遺

宋太祖皇帝詔諸將長史... 宋制軍有... 中六百...



下... 川... 八... 抽... 廣... 更... 如... 北風土之異而不... 此聖祖神... 符... 軍... 便... 州... 知... 步... 人... 歌... 部... 又... 出... 置... 論...

年五月七日勅主兵之官... 使法外重斷仍令提轉... 內差壯城兵士大城五... 崇寧五年五月置城壯... 在軍禁旅無就糧者... 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 無或能發一矢者以不守... 藝祖舊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原蒲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 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蓋因周廣順之制... 點秦州稅戶充保毅軍

止齋陳氏曰此所謂義軍也藝祖有志於民兵矣咸平五年始... 置營升為禁軍其後浸有點差之令而前朝名臣多言不便... 五年五月命使臣分往... 保毅義軍內與逐處官吏... 為禁軍號曰振武指揮... 不得已也俟邊鄙大寧... 聞都數即便押赴京師... 見侍御史知雜事田錫... 奏康定九年差

吳遵路等於河東點差強壯共一十四萬三千餘人多而不精  
頗防奪農事見河東轉運使文彥博奏慶曆元年宣差朝臣往  
陝西河東京東西路點差強壯弓手願充軍人分配宣毅保捷  
指揮謹列不便事件如左見知諫院張方平奏治平元年十一  
月差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萬為充勇  
如果若此大為非便自寶元慶曆之間因趙元昊叛遂於三路  
人戶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二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尋將韓琦為  
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云云凡六奏

相嘗身歷西事留意兵政刺陝西義勇知諫院司馬光至六疏  
爭之不聽已而新法行熙寧六年十月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  
保甲海內騷然要之皆以刺配為軍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  
可復以臣愚見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而邊備  
修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仁宗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上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  
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濱死又防其為盜遂募伉健者以為廂兵  
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兵俸廩而  
得禁軍之用可使効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

以騎兵為教閱騎射威邊女兵為教閱壯武威勇分置青萊淄徐沂  
密淮揚七州軍征役同禁軍初弼請刺教閱字帝不許止加於軍額  
嘉祐四年復詔西路於鄆濮齊兗單州置步兵指揮六如東路法於  
是東南州軍多置教閱廂軍皆以威勇忠果壯武為號訓練如禁軍  
免其他役

英宗治平初遣使分募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民為本城兵遇就糧禁  
軍闕即選補又陝西州軍悉置壯城如河北以備繕完城壘之役蓋  
景祐中本城四十三萬八千逮治平三年乃五十萬矣總諸州本城  
教閱騎軍之額四步軍之額六不教閱騎軍之額三十有五步軍之  
額一百九十有五

河北河東神銳忠勇強壯 仁宗時神銳忠勇廢已久而忠順保毅  
僅有存者康定初詔河北河東添籍強壯河北凡二十九萬三千河  
東十四萬四千皆以時訓練自夏人逆命王師屢衄正兵不足乃籍

陝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爲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軍爲指揮一百八十五分戍邊州及西師罷多揀放爲民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揀中之七爲義勇盡抄民丁增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遺其大用只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一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即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敵則是河北三十餘所當伏銳兵群胡何恃不忍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旣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也但當無事則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事則亦

搖動衆心恐非寓兵之術也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敵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遣用之地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况河北河東皆邊胡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歲教閱以新舊籍并闕數聞

熙寧七年轉運判官黃好謙言河東強壯前已寢廢其募於河北者舊給唐泊河游之田力不足以耕重苦番教應募者寡請罷強壯以田募民耕毋過兩頃蠲其賦以爲保甲從之

陝西保毅 周廣順置開寶八年因之 咸平初秦州極邊土置千人分番戍守月給米冬賜衣五年輟陝西沿邊守壯充保毅凡得六萬千人給資糧與正兵分屯邊郡慶曆初悉剽爲保捷軍唯秦州增置及三千人環慶保毅亦各置軍時請州總六千五百十八人爲指揮三年一皇祐五年遷原都總管程勣上言陝西保毅近歲止給

役州縣無復責以武技自縣刺為保總軍而家猶不完保殺之籍或折賣田產而所售之家以分數助役今秦州僅三千人又廢農業請罷遣詔自今敢私役者計備坐之其後詔買保殺田承名額者悉揀刺以為義勇

熙寧四年詔廢其軍

河北忠順 自太宗朝以瀛莫雄霸州乾寧順安保定軍家戶置凡三千人自陶河至泥姑海口九百里為二十六寨一百二十六鋪沿界河分番巡徼緣邊戰棹巡寨司自十月悉上入給糧二升至二月輪半營農慶曆七年夏疎建議與正兵參戎其後以多補亡者權放棄農俟歲豐如故自後不復補

河北陝西疆人 咸平四年募河北民詣契丹道路勇銳可為間伺者充強人置都頭指揮使無事散處田野遇虜入寇追集給器甲口糧食錢遣出塞偷斫賊壘斬首級奪馬者如賞格虜獲財畜皆界

之慶曆二年環州亦募涅手背自備戎械并馬置押官甲頭隊手戶四等以下免役上番防守月給俸廩三年涇原路被邊城寨悉置環慶二州復有寨戶天禧慶曆間募置番戍為巡徼斥堠日給糧人賦田八十畝能自備馬者益賦田四十畝遇防秋官給器甲下番隨軍訓練為指揮六

河北河東強壯 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咸平三年詔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為強壯五百人為指揮等指揮使百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騎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而勝甲者蠲其戶役五年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為捕官給鎧甲憲德元年遣使分詣河北河東集強壯借庫兵給糧餼非即分田以教過虜又寇悉集守城寇退放營農至康定初元縣不無虜者為其籍乃詔二路選補增廣為伍保迭紉游兵不棄農者什一者二十五人為團置押官四

團為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 年二十係籍六十... 籍奏兵部按舉... 存其籍以備守... 河東陝西弓箭手

局廣順初鎮州諸將十戶取以勇勇者一人為之

餘九戶資以器甲芻糧建隆二年詔釋之凡一千四百餘人 景德

二年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為弓弩手者請給以間田蠲其徭

賦有警可參正兵為前鋒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二頃出甲

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疋設堡戍列部伍補軍置巡檢以統之

其後郊延環慶涇原并河東州軍亦各募置慶曆中諸路總三萬二

千四百七十四人為指揮一百九十二 至和二年韓琦奏昔潘美

患契丹數入寇遂驅旁邊耕民內徙苟免一時失備之咎其後契丹

講和因循不復許人復業遂各禁地歲久為戎人侵耕漸失疆界今

代州寧化軍有禁地萬頃請如草城川募弓箭手可得四十餘千詔

如其請條視山坡川原地均給人二頃其租秋輸川地畝五升均原

地畝三升毋折變科徭仍指揮即擇山險為社以居止備征防毋得

擅役先是麟府豐州亦以閑田募置人給屋代其口糧二石而德順軍

靜邊寨壕外已備弓箭手充為勦寇勇人利其地數年朝廷為築堡戍

守至治平末河東七州軍弓箭手總七千五百人陝西十州軍并寨

戶總四萬六千三百人 熙寧二年兵部上言東七州軍籍七千五百

今籍七千陝西十州軍籍二萬餘戶籍四萬六千三百人皆在寨內寨戶

三年去歲賊路經略... 箭手迄今三年將...

列堡戍... 即教武...

及遠築為... 五三起為...

...

...

括地萬五千九百頃募漢邊者前手四千九百人寧嘉高能省募兵  
之費有詔募漢邊者前手四千九百人寧嘉高能省募兵  
願自占田出軍賦保伍者募漢邊者前手四千九百人寧嘉高能省募兵  
中書條例司乞五路弓箭手塞防保伍者募漢邊者前手四千九百人寧嘉高能省募兵  
外若修城諸軍即中經略司如敢擅差及行配和願並論違制罪從  
之八年環慶路經略使范純仁言舊陝西勅弓箭手百姓不許典  
買租住蕃部田土臣今體訪環慶諸州城寨熟戶昨因災傷多以田  
土典賣與蕃部功恐既賣盡田土則無賴之心詔依舊勅元豐  
四年涇原路經略司言本路弓箭手闕地九千七百頃渭州隴山一  
帶川原陂地四千餘頃可募弓箭手二十餘人或不願應募乞收其  
地入官從之六年鄜延經略司言弓箭手於近裏縣置田兩處立  
戶及四丁以上乞取一丁為保甲一丁為弓箭手有二丁至三丁即  
且令充弓箭手詔保甲願充弓箭手者聽其見役弓箭手與當丁役

毋得退就保甲陝西河東亦如之八年殿前副都指揮使劉昌祚  
奏根括隴山地凡一萬九百九十頃招置弓箭手人馬凡五千二百  
六十二人騎賜敕書獎諭

紹聖元年樞密院言熙河等路經略司奏本路弓箭手以戰功補官  
者遺歸所屬在任仍以其地令親屬承刺如無石人承之崇寧元  
年樞密院勘會陝西五路并河東自紹聖開募以來疆土至廣遠者  
數百里近者不遠一日軍至必以乘其不備置田多寡言其難降詔置  
弓箭手類多父老乞免其田土州縣因之遂多置田以沃壤利不及  
於平民且並緣舊置田之田人等置田在邊路長安置田應緣新  
疆土田分定陝西等路置田之田人等置田在邊路長安置田應緣新  
新疆亦仰相度施行置田之田人等置田在邊路長安置田應緣新  
安師文郵延路並置田之田人等置田在邊路長安置田應緣新  
年詔復置提舉弓箭手以充其數置田之田人等置田在邊路長安置田應緣新

諸極邊衛言與尋經理查地畝  
三年奉命河東路三箭手司奏

本司體訪行沿邊州軍營處控管弓箭手將人戶需用工開耕之

地指射刻奪其舊佃人遂致失業其舊租僅比佃戶五分之一於

公私俱不便乞欲之應係官莊地因已無人租佃更五年者並不在

招置弓箭手請射之限其河東路營處司司不以邊防民兵為重姑

息佃戶致有此弊欲乞應照寧八年以前舊人戶租佃官田並先取問

佃人如願投割弓箭手每出一丁許添條給與佃田二頃五十畝充

人馬地若不願充三箭手交出外尚有請口不盡地土即拘收入官

從之 提舉熙河蘭湟路弓箭手何灌申漢人買田尚多比緣打量

其人亦不自安首陳已及一千餘頃若招弓箭手即可得五百人若

納稅租依條每畝三斗五升草二束一歲之間亦可以得米三萬五

千石草二十萬束今相度欲乞將漢人買置到蕃部土田願為弓箭

手者兩項已上刺一名四頃以上刺兩名如願者依條立定租稅輸

納其巧為影占者重為禁止從之七年三月詔熙河鄯湟自開拓已

來疆土雖廣而地利悉歸屬羌官兵吏祿仰給縣官不可為後計仰

本路帥臣相度以錢糧茶絲或以羌人所嗜之物與之仍募田土田

土既多即招置弓箭手八耕山戰以固邊圉 靖康元年臣僚上言

陝西僻弓弩之為國儲難備計其比年如鹽提舉司其提舉官務

多取數目以充功將備人已給田分置招新入貧實欺蔽遂至選

練不精法以浸壞乞選提舉司其已分營弓箭手田土依

舊政以務 遂招到新入之條於給地後得均遂從之 河東陝

西義勇 慶曆二年馬三才等言 願募弓箭手丁湟手營之戶三

等以上置弓箭手錢二千三百餘貫於其州縣給俸

廩犯罪 慶曆二年軍下 治平元年 西民 號二州

餘承義勇凡主戶家二丁 二十至五十者充之五百人

為指揮 寶曆元年 見又 隴儀 延十二州

小五字  
義勇遇召集於中日於策二分於西分於東三日之要為河北路總  
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一人兩宋路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陝西路  
治平初總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

熙寧元年樞密使王公一變以河東為要地指揮人材壯事藝  
精強者百人為一等手實者百人為二等二字號之 帝言義勇可使分  
為四番出定日公謂曰酒中無事兵不可議此王安石曰計每歲  
募兵所死之數乃以義勇之可也亦亦之欲令義勇以漸成近  
州兩府兵或或以給令一月一費或以為一季一番且令近成文彦  
博等又言難使遠定定之其力 兵部上陝西河南河東義勇  
數陝西路二十六郡舊籍十五萬三千四百益以環慶延州保毅弓  
前手三千八百總十五萬六千八百為指揮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  
二郡舊籍十八萬九千二百今籍十八萬六千四百為指揮四百一  
十而河東二十郡自慶曆後總七萬七千為指揮一百五十九

路義勇之兵總四十二萬三千五百人 三年涇原經略使蔡挺言  
欲以涇渭儀原四州義勇分五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  
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上三月罷防而後始認從之行於諸路判延  
州郭達言陝西起發義勇赴緣邊戰守今歲並令自齎一月糗梁折  
本戶稅賦若不能自備則就於州軍請一月口食從之知亦與  
軍司馬光言分發義勇四番於沿邊州府以為訓練以虛費糧餉  
於是永興一路獨得免

六年詔永興軍河東府陝西同善郡並丹方知空處擇十五州軍各  
依元制義勇分四番並止重慶保甲 八年詔義勇總二  
十四萬七千五百人 元豐四年蒲宗孟言乞開對府三路義勇並  
改為保甲自此以次行於諸路義勇寢銷皆為保甲云一陝西護  
塞 慶曆元年在嘉士人熱山川道路曉藩情善新者充二百  
人為指揮自備以備荒年武技季一集州關者充二百人為農月

給蓋其有言不棄防中即原給之毋由中略

麟州善董 與弓箭手略同而不給官定元年詔府州募歸業

人增補得耕本六世也

荆湖義軍士丁弩手不見相置其如共隆二州南路全邵道

永四州皆置蓋溪洞諸蠻種類遠近皆服或服控制陬落

須其土人故置延軍皆選自力籍籍多言其害或棄稱大率安其土

風則半嬰瘴毒知其區落則可制於擒其法去則有都指揮使副都

指揮使指揮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軍頭軍目採所招安頭首十

將節級皆叙功遷補復相給領施之西南真代王師有集侮之備而

無饋餉之勞其後荆南歸峽鼎州衡桂陽亦置慶曆二年北路總萬

九千四百之南路總五千一百五十八人番戍諸寨或以歲或以季

或以月以番人給口糧有功遷補自都副使指揮使歲給錦袍月給

食錢指揮使副指揮使給紫大綾綿袍都頭以上率有廩給

熙寧初籍其數凡一萬五千人 六年諸路行保甲司農寺請令全

邵二州士丁弩手共為保甲立保正保長以統之 元祐七年湖南

路鈴轄謝麟請以邵陽武岡新化等縣中等以下戶選充士丁弩手

與免科役七年一替排補將級不拘替放年分作兩番邊寨防拓不

得募人如有私役依私役禁軍敕論從之 政和七年募湖北辰沅

澧州士丁為刀弩手授以閑山散居邊境教以武藝其隸于籍者至

九千餘人靖康初全軍調發前往河東授太原陷於虜存者僅千五

百人 建炎二年罷之 紹興六年命招募以三千五百人為額

淳熙三年募人教關滿場如禁軍制然刀弩手舊田諸郡已收為

省計有司雖募人為之往往無田可給但虛立姓名以應命又土人

多憚點集甚患苦之李燾張拭力言其不便拭請用見數委提刑躬

行點檢候有田設官始令招足元額燾復言如此則提舉刀弩一司

又當復置而欲冒賞者必至橫沒民田為害滋大不若以見點數為

准專委守臣寬以歲月令招及從之湖南鄉社舊制領以鄉豪有彈  
壓緝捕等名大者統數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由潭連道英韶柳桂  
皆置 淳熙七年言者奏鄉社之擾請罷之帥臣辛弃疾言鄉社皆  
處深山窮谷中忠實狡詐色色有之不可盡罷欲擇其首領使大者  
不過五十家小者減半屬之縣尉從之

夔州路義軍土丁壯丁 州縣籍稅戶充或自溪峒歸投分隸邊寨  
習山川道路遇蠻入寇遣使襲討官軍但據險策應之其校長之者  
隨州縣補置月給衣糧犒賜有差有功者以次遷 熙寧初詔除防  
托巡警外敢擅差役及科配和顧並科違制之罪

施黔思三州義軍土丁 總六千三百六十五人隸都巡檢司施州  
諸寨有義軍指揮使把截將寨并土丁總一千二百八十一人壯丁  
六百六十九人又有兩路巡防殿侍兼義軍都指揮使指揮使都頭  
十將押番寨將黔州諸寨有義軍正副指揮使兵馬使都頭寨將把

截將并壯丁總千六百二十五人思州洪社彭水縣有義軍指揮使

巡檢將寨糧理旁頭把截部轄壯并壯丁總千四百二十二

人渝州懷化軍濠州江津巴縣巡遏將 皆州縣調補其戶下率有子

弟客丁遇有寇警一切責辦主戶 治平元年詔懷化軍濠州巡遏

把截將歲支料鹽襖子須三年其地內無寇警乃支三年一比如有

失縱或致齋寇五次即罷給有勞者增之仍使分地成守

涪州義軍 舊無之嘉祐中始補賓化縣夷人為義軍正都頭副把

截將小節級其請給節制大率如渝濠

廣南西路土丁 嘉祐七年籍稅戶應當役外五丁點一為之凡得

三萬九千八百人分隊伍行陣習槍鏢牌州縣以時按閱 紹興八

年廣西經略胡舜陟言數十年來武備弛廢土丁老弱混雜嘗乞只

此鄉村教習更不分番入州縣已得朝旨於諸縣逐鄉置教場自十

一月起教至次年正月罷教輪差縣官檢點令以一路人數計之士

丁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人保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九人若帥臣不變易更一二年必為精兵詔依 乾道二年詔土丁邕宜雅等州

籍定姓名年甲年五十則汰別選戶丁替保丁則每戶一名土丁皆

縣田數闕之時拘廣南東路槍手 嘉祐六年廣惠海潮循五州以

戶籍置三等以上免身役四等以下免戶役歲以十月集縣教閱

治平元年詔有闕即招補招補不足選本鄉有武技者充

熙寧元年詔廣州槍手十之三教弓弩手是歲會六郡槍手為指揮

四十一總一萬四千七百有奇 六年詔戶四等以上有丁三者以

一為保甲每百人為一都五都為一指揮輪番教閱 九年兵部廣

東五郡槍手請籍主戶弟以上丁壯無過舊額一萬四千之數餘以

為保甲奏可

邕州溪峒壯丁 治平二年廣西安撫司集左右兩江四十五溪洞

知州峒將各占隣迭為救應仍籍壯丁補校長給以旗號峒以三十

人為一甲置節級五甲置都頭十甲置指揮使五丁中置都指揮使

總四萬四千五百人以為定額各置器械遇有寇警召集之二年一

閱察視器械有老疾并物故各開避少壯者填三歲一上其籍

熙寧中王安石言募兵未可全罷而民兵可漸復至於二廣尤不可

緩今中國募禁軍往戍南方多死陛下誠撥軍職所得官十二三鼓

舞百姓豪傑使趨為兵則事甚易成於是蘇轍請訓練二廣峒丁以

利祿勸獎使勤於學習從之十年相繼院請益欽峒丁委經畧司行

下訓練第為三等軍功武藝高者為上等其餘各人材趨捷為中蠲

其科配餘為下邊差發別管長和報率以科配 元豐元年經

略司請集兩江峒丁為精練槍手校考可其後又增置都巡檢使

兩員 五年詔廣南保甲為三歲一閱故事有三年一閱五年一閱

弓刀蒿矢習武最通精強則官給器械 六年詔西提點刑獄彭次

雲言營苦練精強則官給器械 六年詔西提點刑獄彭次

從之議者謂若以社正兵必妨農請計成兵三之一代以峒丁李輪  
二千起是州縣武備可也 大德二年八月詔募軍團集左右江  
峒丁十餘萬以備邊防以備今又二千萬眾家歸已令依左  
右江例相度調募及所備兵出入無阻遠近咸施施行 紹興四  
年廣東宣諭明察言者謂左右江編丁本防交趾比年點差赴桂  
州防拓其洞官及軍兵之卒未嘗被差科率錢糧擾之無所  
不至乞行下經略司編丁各仰本處防守無得調發詔依  
河北弓箭社 河北舊有之 熙寧三年知定州滕甫言中國夷狄  
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使知戰夷  
狄之俗人人能戰舉國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今河北州縣近山谷  
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欲乞下本  
逐州縣並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習弓矢  
之社每歲之春長吏就閱試之北人勁悍緩急可用從之

八年知定州蘇軾上言欲將河北弓箭社照河東陝西弓箭社例官  
給田以供車馬事 詳見兵制門 宣和七年臣察言京東西兩路昨因提刑  
梁楊祖奏請勸誘民戶充弓箭社原立法之意不過使鄉民自願入  
社者閱習武備為禦賊之具爾柰何邀功生事之人嚙以入社之民  
衆多為功厚誣朝廷而歛怨于民督責州縣急於星火取五等之籍  
乙而次之家至戶到追督迫脅悉驅之入社更無免者法始行於  
西路西路既已冒受厚賞於是東路憲司前後論列誕謾滋甚近者  
東路之奏以數計至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人又奏武藝優長一十一  
萬六千餘人且云此之西路僅多一倍陛下灼知其不然雖命帥臣  
與廉訪使者覈實其數以實聞乎今東路憲司官屬與登淄兩州  
當職官坐增其者幾二十人而縣令皆不及焉不知出入阡陌間勸  
誘者誰歟此其誕謾可知矣審如所奏有被甲執兵之民數十萬按  
閱有方則山東之冠何止東路乎未見珍瓏哉則其法亦二十四

萬與十一萬殆虛有各不足以捍賊明矣夫故因緣道被民不堪其勞則老弱轉徙道路強壯趨為盜賊此亦致寇之一端也近者仰賴陛下遣將出師授以方略命此臣持節撫諭至於發內庫之藏轉准旬之粟以賑給之竟免其稅租蕩有其實矣下寧織悉罔不曲盡方將歸伏田畝以為遷善遠罪之民詎可以其所甚病擾之邪且私家有兵器在律之禁甚嚴三路保伍之法維於農隙以講武事然猶事畢則兵器藏於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自藏於家不幾於借寇也哉望陛下斷自聖心罷京東弓箭社之名所藏兵器悉送之官使民得免非時追呼迫脅之擾以安其生應兩路緣弓箭社推恩者並追奪改正首議之人重賜黜責後來奏請誕謾亦乞特賜施行庶幾群下悚懼不敢妄進曲說以肆其姦實今日之先務也詔並依奏梁楊祖落職其禁兵器令安撫司並拘入官弓箭社人依已降指揮散 建炎元年六月河北京東巡社鄉民結集以禦金賦詔以

忠義巡社為名隸安撫司後樞密院立法募鄉民為之以忠義為名為名每十人為一甲設甲長隊長部長社長都正於鄉并使處罰等以時按試不得非時追擾

川陝土丁 熙寧七年經制瀘州夷事熊本募土丁五千人入夷界捕戮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蕩平其地二百四十里募民墾耕聯其屬夷以為保甲 政和六年瀘南安撫使孫義叟奏邊民冒法買夷人田依法盡拘入官相置土丁子弟見招到二千四百餘人欲令番上從之

福建路槍仗手 元豐元年福建轉運使蹇周輔奏為盜以槍仗手捕殺巧有冒為槍仗手之人乘賊勢敢擾村落意欲於恩詔犯者刺配仍額定槍仗手人數以歲闋集依保甲法隸提刑司有保長保正具教團捕盜食直等令總一萬二百人有奇聽旨置兵械寄於官遇捕盜乃給 元祐元年御史上官均言槍仗手者弱不聞武教者

十七八監司按試考克期等集既至往往代各充數員當其有呼集之勞而無試之責如未欲罷之重行考覈

靖康元年正月僉言天下步兵之精無如福建槍仗手出入輕捷取得其術一可當十乞募官前去召募從之 建炎三年六月詔令福建

初募槍仗手五十人東一補東西捕盜每百人差部轄一名有功先次借補進武 紹興五年福建帥司乞將福建繫籍槍手並行

蠲放從之

江西槍仗手 熙寧七年詔籍虔汀漳三州鄉下槍手以制置盜賊

司言三州壤界嶺外民喜販鹽且盜非土人不能制故也 元豐

二年詔處州槍仗手五百三十六 撫州建昌軍鄉丁開軍槍仗手

各千七百七十八人為定額每歲農隙按閱武藝以備姦盜 七年

兵部言江西槍仗手以八千三十五人為額

河東陝西勇敢効用 亦募兵也 涇原路經略使蔡挺言涇原

敢三百四十四人季一點閱校其騎射能否升除補有功者以為隊

長募極邊塞博軍千嘗麻載陣者補其闕益募熟戶蕃部以為蕃勇

敢凡一千三百八十八人騎一千一百九十四疋詔諸路如挺請施

行之 六年樞密院言勇敢効用皆以村武應募從軍廩賜既優戰

馬戎械之具皆出公上平時又得以家居以勞効賞者凡四補而至

借職校弓箭手減十資資速相遠其非朝廷第功均賞之意請自今

河東鄜延秦鳳環慶原州各以三百涇原路五百為額第一等步

射弓一石一斗奉千錢第二等以下遞減一斗奉七百

至五百季首閱 司射親及野戰中若有賞金不中者削其

奉次季又下中者 有功者以八禁定賞一給公撥二以為隊

長三守關軍 借差七三五使八借職其弓箭

手有功亦以八 借職即以關

使四副指 借職即以關

排連者次連如今稱之為諸路

蕃兵者塞下內屬蕃部皆謂之為蕃兵也西北邊荒戎種落

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

延河東則石隄鄜州其大首領為都軍主司帳已上者為軍主其次

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 康定二年陝西體

量安撫使王堯臣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帳之首領各有

職名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者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邊備稍懈守將惟

務姑息寢成驕黠自元昊反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擾近界熟戶

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請資因此豐際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

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姓名并其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有謀勇者

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

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詔如

所請慶曆二年知青澗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涅右虎口為忠勇

字隸折馬山族上封者因請募屬戶於其地以邊患罷正兵下

其章四路安撫使議環慶路种世衡上言熟戶慈土田讓老弱牛羊

遇賊力闘可以藩蔽漢口而不可倚為正兵大率蕃情詐畏強凌

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去正兵必至驕蹇又今蕃部都虞候

至副兵馬使俸錢止七百至三百悉無衣廩若長行遽得禁軍奉給

則蕃官必生微望况歲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部族資

市羊馬青蓋轉入河西亦非策也以臣所見不若遇有警旋以金帛

募勇猛禦賊為便議遂格 治平二年詔陝西四路駐泊兵馬鈐轄

梁寔等及蕃部本路蕃部團結強人壯馬額為經重寇至則令老弱

各有保存之所仍諭寔等往來族帳受其饋餼仲其屬其反側

者羈縻之勿令有阻以前邊疆是等至塞則令其領緝詔編為責以

銀帛城守兵馬計族望大小分隊伍給旗纛使合器備置軍器甲

以備調用仍令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治之 崇鳳路寨

十三族八四馬一千一百九十四壯馬七十九百九十一 鄜延路  
軍城堡二千五百兵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馬二千三百八十二強  
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壯馬八百十 涇州城堡二千一百二十一強人  
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六壯馬四千五百八十六官馬一千四百五  
隊 環慶城堡二千二十八強人三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壯馬三千四  
百九十五總一千一百八十二隊 治平四年 鄜延言秦州青鷄川  
蕃部願獻地請於川南牟谷口置城堡募弓弩手以通秦州德順  
二州之接斷賊入寇之路閏三月收原州九寨蕃官三百八十一人  
總二百二十九族七千七百三十六帳蕃兵萬人馬千疋是歲罷四  
路內臣主蕃部者選逐路陞朝使臣諳練蕃情者爲之 熙寧元年  
議者謂熟羌乃唐設三使所統之党項也自遷賊不臣種落散分  
寓南北爲首領者父死子繼兄死弟襲家無正親則又推其旁屬之  
強者以爲族首多或數百餘族首年幼第其本門中婦女之令亦皆

信服故國家因其族以爲法其大首領上自刺史下至殿侍並補本  
族巡檢次首領補軍主指揮使下至十將第受廩給歲久客族帳混  
淆莫紀康定中嘗遣將借籍之今踰三十年主家或以累降失其先  
職族首各品而客戶或以功使臣軍班超處主家之上軍興調發有  
司惟視職名使號令其部曲而衆心以非主家莫肯爲用請自今蕃  
官身歿秩高者子孫如例降等以爲本族巡檢其少邊能捍賊者給  
奉遠邊者如舊年限以歲月其已降等或三班差使殿侍身歿無等  
可降者其子孫不降充軍主指揮使者即以爲殿侍如此則本族蕃  
官名品常在或其部曲立功當任官者非正親母得爲本族巡檢止  
增其奉其軍主至十將祖父有族帳兵騎者子孫即承其舊限年受  
廩給極邊及立寨者不用此令如此則熟羌之心皆知異日子孫不  
失舊職世爲蕃部矣從之 五年三詔初納沿邊蕃部自洮河武勝  
軍以西至蘭州西御山水峽凡諸蕃官首領九百三十二

人首領給... 官給奉者四百七十三人月計費錢四百八十餘緡得正兵三萬帳數千時詔拓熙河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之衆漸推之法變其風俗然所募勇敢士元百餘人耕田百頃坊三十餘所部番既得番漢而其俗又賤土貢仁人得以皆與番部易田蕃人得貨而得所欲而田疇墾貨殖通番漢爲一其勢易以調御請如諸路以錢借助取息又捐百餘萬緡養馬於番部且什伍其人獎勵以武藝其人民富足士馬強盛奮而使之則所向可有功番部初附如洪荒之人唯我所御而已 七年詔言討平河州叛蕃關土甚廣已置弓箭手又以其餘地募番兵弓箭手每寨三指揮或至五指揮每指揮二百五十人人給田百畝以次番官二百畝六蕃官三百畝仍募漢弓箭手爲隊長稍衆則補將校暨番官同主部族之事其番弓箭手並刺番兵字於左耳以防漢兵之盜殺而效首者詔如其請 八年五月詔季承之參定蕃兵法十一月詔選陝西

兵丁壯戶九丁以上取五六取四五取三三取二二取一並年二十以上涅手背毋過五丁每十人置十將一五十人置副兵馬使一百人置軍使一副兵馬使一二百人置軍使一副兵馬使三三百人置副指揮使一軍使二副兵馬使三四百人加軍使一副兵馬使一五百人又加指揮使一副兵馬使一過五百人每百人加軍使一副兵馬使一即一族三十人以上亦置副兵馬使一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將月受俸仍增給錢指揮使二千五百至十將有差

熙河等路制置使李憲言漢番兵騎雜爲一軍語言不通居處飲食悉不便利昔李靖以番者自爲一法請置番漢爲兩軍相參號令軍事從之 元祐元年臣僚言舊制諸路番官不問官職高卑例在漢

官之下所以尊中國制夷化也行之既久今忽更制漢官非相統轄者並依官序相壓即漢官使臣及京職官當番官之下者十有八九非人情所堪日趨於危且可輒啓宜悉依舊制漢官非相統

從之

神宗熙寧二年詳見兵制門以禁軍者降充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為

詳見兵制門

七年分天下兵為九十二軍又以其兵

樞密院言京城役兵不足詳見兵制門於諸路而江淮六每饑凍道斃相

略計歲所用外軍七千八百人司役者給不實請募東西八作司壯役

揮諸司雜犯罪詳見兵制門情輕者並許以次補雜役効役代諸路役兵

之又言諸路廂軍詳見兵制門名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二

間因事募人團立新額或因工作權酷水陸運送通道山險橋

傳馬牧堤防堰港詳見兵制門此者專在而名未可廢及剩負直牢城皆

犯配隸之人壯城專治城隍不給他役別為一軍而教閱廂廂

為額請以諸路不教閱廂軍併為一額餘從省廢其移併如禁

奏可遂下諸路轉運司以州大小高下為序始自某州為第一

差次至某州凡為若干指揮每指揮毋過五百人

自五代無政凡國之役皆調於民民以勞敝宋有天下悉役

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天下民力全固至今遵之

元豐四年詔升南京青鄧曹濮濮州有馬教閱廂軍及真定

勁勇環州下番落不排詳見兵制門西為禁軍

河北路騎軍之額自禁軍而下十有一步軍之額自奉化而下

有六並改號曰崇騎凡為一百一十二指揮總二萬九千二百上

河東路騎軍之額自威遠而下二步軍之額自左衛而下十有

改號曰雄猛凡為五十二指揮總一萬二千四百一十人

陝西路騎軍之額自麟州而下有六步軍之額自左衛而下二十

九並改號曰保寧凡為一十一指揮總二萬五百六十二人

京東路騎軍之額自麟州而下有六步軍之額自左衛而下十有

並改號曰奉化凡為五十二指揮總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二人

京西路騎軍之額自前代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前代而下二十有  
並改號曰勁武凡為四十五旨揮總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人  
淮南路騎軍之額自前代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左衛而下二十有  
並改號曰靈淮凡為一百二十旨揮總四萬一千二百八十五人  
兩浙路步軍之額自前代而下三並改號曰崇節凡為五十一旨揮  
總一萬九千人

江南路騎軍之額揀中騎射一步軍之額自効勇而下五並改號曰  
効勇凡為五十三旨揮總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人  
荆湖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三步軍之額自左衛而下二十並改  
號曰宣節凡為四十四旨揮總一萬一千三百人  
福建路步軍之額自水軍而下三並號曰保節凡為三十三旨揮總  
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人

廣南路騎軍之額自靜山而下二步軍之額自水軍而下十並改號

曰清化凡為八十二旨揮總一萬二千七百人  
四川路步軍之額自開遠而下十並改號曰克寧凡為一百一十一  
旨揮總二萬三千四百人

元符元年九月詔罪人應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陝西河東充廂軍  
曾布白帝曰此漢徙罪人以實邊之遺法也

政和四年中衛大夫章師敏奏切直東南州郡例闕廂軍凡有役使  
並是逐急知軍器理未便欲望古法請郡守臣并提刑司措置招填  
數足度免逐急軍人之遺法也

高宗紹興二年詔以兵部本州知軍器法  
言者請令後坊兵官經理州縣如也

中興後歷代兵部本州知軍器法  
第二兩浙路步軍之額自前代而下三並改號曰崇節凡為五十一旨揮  
北路第七兩浙路步軍之額自前代而下三並改號曰崇節凡為五十一旨揮  
第九福建路

慶元... 石場... 鐵工部... 好清... 院... 監

建炎... 四川... 萬九... 十二人禁軍二萬七

千九... 八百三十六人... 義士二萬六

百五... 忠勇軍... 和鳳... 弓箭手

階... 保甲五萬五千一百

七十八... 免家業錢百五十千

至二百... 忠勇軍... 階州... 免家業錢

百七... 成州... 免稅賦... 西和鳳州皆免租

六... 其更... 則月給糧人七斗有半... 保勝軍亦免家業

十... 弓箭手... 則給官田... 此其大較也大率西蜀大

軍... 禁軍兵保甲總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人仰給縣官者

四萬餘人而民兵保甲不仰給者八萬餘人此乾道之籍也淳熙

以後土丁亦有仰給者別出于後成都禁軍... 王時亨為制帥取會

四川... 禁軍之籍二萬九千餘人除利夔兩路禁軍分戍... 邊城寨

外東... 西路一萬九千人內棟到五千五百七十三人謂之威強將

兵... 吳麟兵少遂調四千人往... 人

閣... 得... 三十二年秋也事平復罷

上... 建炎四年臣寮言朝廷近起鄉兵防... 召募上豪乞責守臣

止使各保鄉井詔... 仍詔各聽本州... 守令即制將來防托無虞當

議... 堆恩... 紹興四年十一月... 院言浙西沿江見在土豪民兵無補

事... 功詔存留... 事功詔存留

八字軍河北... 其面曰誓殺... 擊虜... 時... 召為行營

召為行營... 時... 召為行營

潛不叶兩... 詔兩罷之以劉... 事并三解兩

軍屬之... 木入冠... 七月... 荆南帥其眾

復還臨... 義兵 紹興... 聚委是忠義今以朱... 三十一

南官莊... 支官俸... 兵乞令... 與警教之戰陣給以錢糧詔依

夔路義兵 紹興末帥臣李師顏於夔州三縣保甲中選置立七資

職次分上下邑軍名團結初議摘禁軍時梁山守臣言夔環萬山民

勇過於正軍乃募鄉方元額三千四百餘人師顏既去軍無紀律大

抵夔路恭涪忠萬四州皆有義軍額或數千而施黔有勇敢及思珍

出楊等家丁悉驍勇皆鄉兵云

義士 紹興元年興元府帥王庶以富平兵敗後籍興元諸縣良家

子弟兩丁取一與免下戶物力錢二百千每二十人為一隊號曰義

士以縣令為軍正尉副之守臣提舉不半年有兵數萬教閱有方則

令尉改秩張浚言于朝其後合梁洋大安三郡至萬三千人軍勢遂張

三十一一年戰于大散關驅在軍前為虜人所敗僅存六千人 乾道

元年悉罷之除籍放散其眾 三年四川宣撫虞允文言興洋大安

詔依六年詔立兩淮民兵賞格淳熙十四年九月令湖北京西措置民兵三丁取一

弓箭手 建炎元年赦應諸路蕃漢弓箭手合該承襲人因差使出入事故陳乞違限限百日自陳承襲 紹興九年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將京城外閑地依陝西沿邊例招弓箭手種時詔依 十年詔據見田招刺不拘舊額

黎雅州土丁 集沿邊農人火甲戶為之蓋唐雄邊子弟之遺法舊無行陣軍伍但以甲頭總之 祖宗以來弛酒禁免征役凡優卹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黎州自乾道七年邊釁之後始置寨將押隊旗頭之類略寓軍制每歲農隙時官給口食教之武事舊制凡千人淳熙三年祿粹父直閣為守請倍其數又以等級籍其少壯者月給以錢九年春言者乞下黎州別立優卹土丁之目守臣龔總始奏以五十人為一隊每邊二十隊計千四百人三邊共三千一百二十人置

教場四十九所是時三邊土丁之籍實為五千一百二十六人而

南邊防托五一千七百八十七西南邊防托五一千二百九十一

正西邊防托五一千九百四十八凡上等一千五百九十九人歲費

銀三萬八千三百七十有六緡計四萬一千五百七十四緡而戍兵

不與議者謂土丁粗有軍律統紀且熟知夷人情偽地形險阻其寔

可用為鄉導守邊鎮言者乃乞將黎雅三州依利路義士法措置留

丞相為制置使遣屬官馮博之往二州共議各州選二千以上等六

百為點集之丁月給錢三千五百次等千四百為居守之丁月給錢

千兩郡歲費錢共八萬七千六百緡而教閱之費不與焉時淳熙十

年矣嘉定土丁者惟峨眉犍為二縣有焉自熙豐以來峨眉八寨千

四百八十人犍為五寨之籍二百七十五官既無以給之而又多為

寨官所剋紹興十三年有言於都鈐轄司者謂宜教試而優恤之

時方諱兵乞不能用也威茂州亦有土丁各州二百威州之丁月給

米三斗驍捷可用夷人亦畏之茂州之丁半市人無月給半有為夷人庸耕者蓋二郡皆斗入夷腹中無省地茂州每合教則土丁悉從夷人假衣甲器械以為用事已復歸殊為文具

把截將 紹興二十七年夔路安撫使奏南平軍夷透漏入恭州詹以土丁為把截詔帥臣相度請以清溪寨主戶逐名家業錢多少均定合置土丁二百名內選材勇為把截將依例支破請受從之

保勝 紹興六年密院言金均房三州保甲後稱保勝三州安撫柴武措置結為隊伍分成五軍詔依 二十九年開蓬州安撫王彥申保勝三千屢立戰功錢糧不足乞依正軍破支口券從之

紹興二年知池州葉煥申招土人充守禦軍敢乞依禁軍舊額以二千人為額從之  
山水寨 紹興四年承楚泰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賊詔免其

年租稅

三十一年中丞汪澈乞存恤淮南山水寨鄉豪各收其用 隆興元年臣僚言乞行下都督府專委兩淮守臣各括責山水寨首領姓名保明來上量補官資專一裒集鄉兵俾之團結明立賞格一有緩急入城守禦荆襄邊郡亦乞行下制置司依此施行詔江淮都督府湖北京西制置司措置二年十二月十日德音赦楚滁濠廬光州舒昭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應州縣山水寨首領自備錢糧糾集把隘或戰鬪立功仰逐州軍守臣保明申省取旨推恩乾道五年九月辛酉兩淮徐子寅言得旨將本路諸州山水寨民兵應三丁以上選壯丁赴州教一月從之淳熙初子寅上其數弓一萬六千九百八十人弩手凡一千四百二十五明年秋提舉張宗允與子寅分路提督宗元奏每郡以土豪見任官一員統轄月增給人三千自十月下旬始州帥司教二月淮東五郡用錢十六萬米三萬石淮西倣此惟光黃濠楚安豐盱眙七郡但就本州教閱犒

設錢減半

萬弩手 紹興元年沅州奏熙寧末始創營田鼎澧辰沅靖置弓弩  
四千人靖康調發不存乞以閑田募民承佃招弓弩手二千人從之  
八年詔淮東西湖北京西松江民兵萬弩手農隙教閱有武藝超越  
人材智勇可以服衆者本司拍試具名申省以憑覆試推恩

淳熙二年淮南運判張士元言廬舒和蘄州無爲軍五州民兵萬弩  
手教閱兩月合用錢十六萬一千餘貫乞行科降從之

壯丁民社 乾道四年知楚州劉舜謨言兩淮舊有壯丁民社乞依  
陝西弓箭手法並免戶下苗田兩項從之

良家子 紹興四年宣撫吳玠始創興元府良家子招兩淮關陝流  
寓及陣亡主兵將子弟驍武不能存立者充月給比強弓手五十人  
爲一隊休兵之後數月消減

乾道六年本路帥臣復招募人材及五尺二寸弓力及九斗通者將

傳習將條法練習弓馬者充有官人省司月給米麥各一石帥

錢十五千無官人緡錢減三之一依義士法隸帥司御前統兵官不

得與及王剛中爲宣撫抽帳前良家子遠宣撫司淳熙之初宣撫司

廢後屬帥司籍二千人歲管錢二萬四千米管四千八百石實無所

用但充雜役

紹興五年二月庚子楊嗣勳申嚴監計奏本府自有義士廂禁軍良  
家子無所損益請罷鹽店六所而以良家子隸都統司

義勇 紹興中鄂州七縣主家戶六萬六千三十二口三十一萬四

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籍總爲萬五千二百有一人岳州義勇之

籍四千四百九十九人四邑保伍九百三十五甲計二萬八千五百

九十三人大抵荆鄂岳三郡率五家供一兵焉三十一年虜亮寇江

詔淮漢等郡籍民爲兵時荆南守續感痛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

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皆有長擇邑豪爲總首歲於

農隙教以武藝糧從官給初乾道間舉荆南七州之籍三客佃戶凡四萬二千餘戶計十萬餘丁除當差役人外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四年荆湖安撫王炎言荆湖義勇團結教集使之自備食用必不能辦乞截留本所苗米萬四千石并漕司應副錢二萬緡仍從都統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幟官為造給旨從之六年二月辛亥帥司劉珙言荆南湖北兩路民兵訪聞諸郡起籍民兵有三等戶取義勇一人亦有四等五等戶取一家產多者可以枝梧少者往往棄產逃走乞充義勇者並免科役及身丁口四等戶仍差充保正長五等戶又免三分稅役每七十五人為一隊遇教閱日以營屯田之穀供其費奏可仍以甲萬副與之是年九月權知荆門馮忠嘉奏本軍所教義勇三千五百四十八人教閱各一月乞添募教之三月詔令劉珙相度申省七年正月馮忠嘉又教閱本軍義勇因權籍增補三百人又籍戶馬得四百疋分為六隊 孝亦大喜詔總領所歲以馬料千石

給之仍擢忠嘉直秘閣淳熙初張 玘為帥遵修劉珙之法義勇增至萬五百人分為五軍軍分五部 玘既去教法浸弛十一年冬趙雄為帥舉得其政增三百人通舊有義勇信陽有義勇又有義勇臣亦籍之章穎帥湖北時又乞義勇之應差保正者以家業錢多寡為限限外之數與官戶編戶輪差 從之 淳熙五年四川制使胡元 質言關外西和階成鳳四州所聚民兵謂之忠勇皆以土兵為之向來虞允文團結四川忠勇軍計二千九十四人其後不能增募乞令各先募五百人 四州守臣添募仍立賞格詔安州

鎮淮 初淮南運司招募邊民 劫掠 嘉定初江淮制置立憲恐用惟不黠淫久之廢給不足公肆 制續又奏淮東人數少令帥曹選其生變乃以分諱諸州聽守臣節

汰歸農外僅存八千餘人其半以二九効用又補鎮江大軍與武鋒軍  
關額准西六萬餘人委官揀到二萬六千餘人充御前定武軍額分  
為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萬八千緡米二萬四千石而定武  
亦成軍伍淮西賴其力居多

志義民兵 紹興二十八年福州帥臣沈調言諸縣舊有忠義社隨  
鄉多寡屯結推豪右眾畏服者為長別量置槍杖器田盜白是息民  
類之後官司科率搔擾遂失本意令守 臣覺察憲司舉職旨從其請  
開禧用兵淮襄忠義民兵有籍于官者 甚眾歲約用百六十緡以養  
一兵及和議再成始汰遣時帥臣丘宗生 已汰雄淮軍五六萬何澹  
繼為制帥始盡放遣澹言本司近放散 廬濠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  
六人悉令歸業雖費錢三十二萬七千餘 緡米六千餘石而每歲却  
省錢二百一十三萬米十一萬三千石有田 一人預於江南經營牛種  
無田之人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 亦官徐勇體國任事之力

詔剪特選一官時二年四月戊子也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李大  
性言昨者大臣創招軍額團結忠義休兵之後依舊支請糜費廩給  
已放散計二萬九千二百一十三人詔獎諭繼而江淮盜起言者謂  
皆前日放散之卒請罷剪攝部追所選官旨從之時揀汰民兵無歸  
多散為盜大性乃命安郡擇豪首一人授以官兵使之彈壓其後餘  
黨始皆帖然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六

南文天卷一百四十六

詩經

國

